

有正味齋尺牘目錄

卷上

寄江橙里

寄馬葦舟

寄金棕亭

又

寄項秋子

答徐鐵崖

有正味齋尺牘

目錄



答姚春漪

寄沈梅村

謝諸撫堂

答沈吉堂

寄李甯甫

寄張心圃

寄陳伯恭

寄沈梅村

與若愚弟

謝周瑞木招飲

簡張心甫

寄那東甫

寄馬緯雲

與保九真

東奚鐵生

與家蘇泉

寄尤水村

寄沈梅村

又

寄翁鳳西

寄萬華亭

寄鄭仙吏

寄徐惕庵

寄李甯圃

寄王若農

寄楊錦堂

寄張古愚

寄諸撫堂

又

寄王儕嶠

東張船山

寄桂未谷

寄黃小松

寄倪米樓

寄李甯圃

寄張忍齋

寄曾賓谷

寄江耕野

柬張船山

柬伊墨卿

寄那東甫

寄家山尊

寄沈梅村

寄那東甫

寄趙味辛

寄查小山

寄王蓮府

寄王揚甫

寄何翹農士

寄秦小峴

寄王揚甫

寄家菘圃

寄陳桂堂

寄那東甫

寄孫寄圃

寄尤水村

寄李松雲

寄項秋子

寄沈小棠

寄翁鳳西

寄顧涑園

寄甯瀛海

寄孫寄圃

寄沈鑑湘

寄翁鳳西

寄家崧圃

寄嚴少峰

寄戴可亭

寄陳古華

寄項秋子

寄李味莊

寄那東甫

又簡李味莊

簡張古愚

寄王偉人師

寄汪東序

寄陳伯恭

寄李味莊

寄朱春泉

謝嚴少峰

寄黃左田

寄諸撫堂

寄張古愚

寄李味莊

寄蔣伯玉

寄趙味辛

寄查小山

寄李味莊

寄張船山

寄沈小棠

答陳桂生

寄何蘭士

寄朱縵園

寄沈梅村

寄汪遲雲

寄張船山

寄張古愚

寄程也園

寄史虛谷

卷下

寄史虛谷

答尤水村

寄程也園

寄鄒論園

寄屠琴塢

寄章桐門

寄徐山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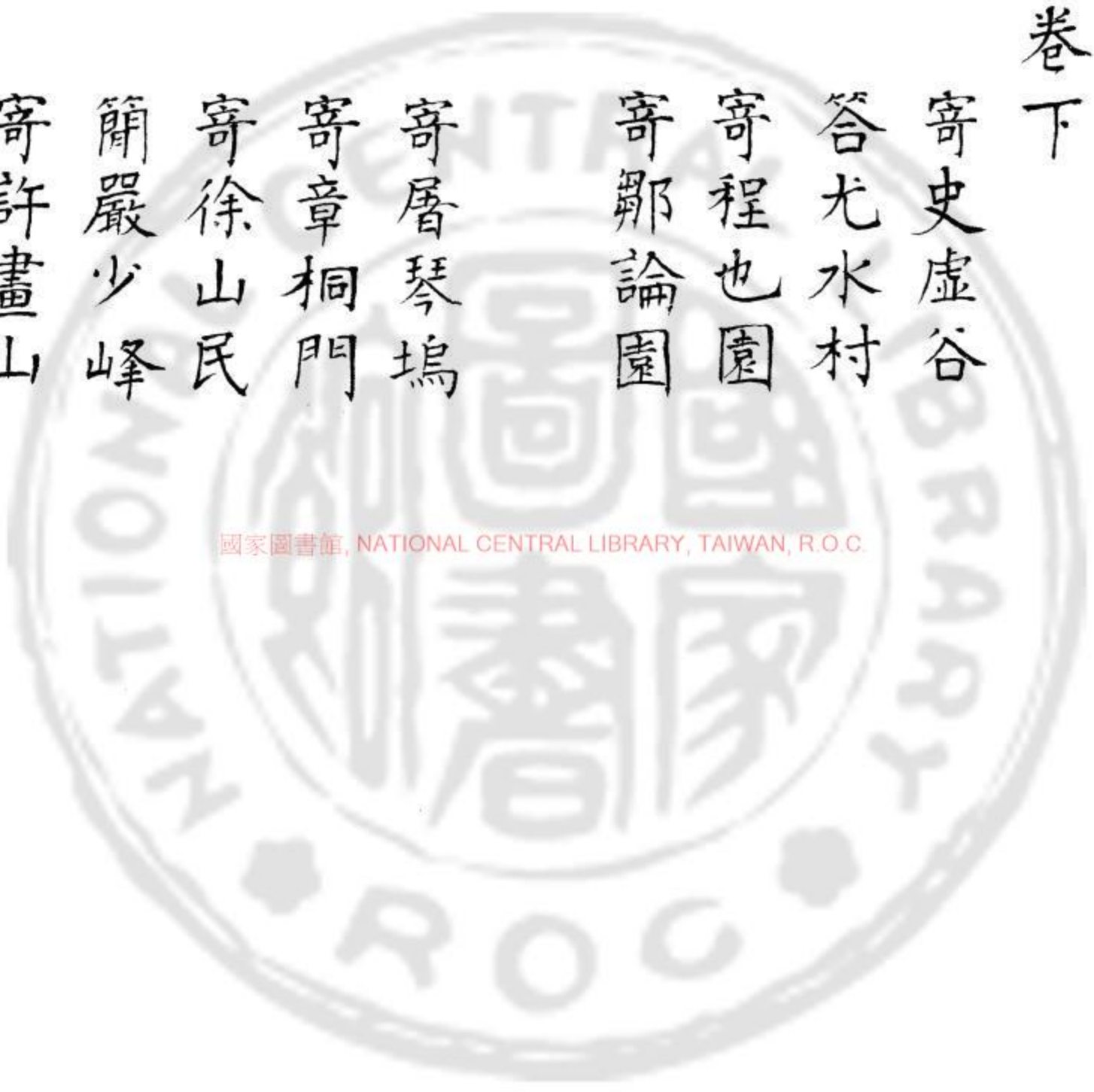
簡嚴少峰

寄許畫山

寄徐安蔬師

寄江吟香

寄尤水村



寄楊雲亭

寄李仙澤

寄慶蕉園

寄查小山

簡家山尊

答沈司馬

答查小山

寄梁山舟

寄章桐門

寄朱意田

寄查小山

寄保九真

寄王春崖

寄方茶山

寄廣省堂

寄改七鄉

寄張古愚

寄蔣礪堂

寄王春崖

寄萬浣筠

寄曾賓谷

寄項秋子

寄伊墨卿

寄張船山

寄孫淵如

寄龔闇齋

寄張芑堂

寄五弟

寄尤水村

寄七弟

寄梁山舟

寄那東甫

又

壽沈梅村

寄陳笠帆

寄孫淵如

寄屠琴塢

寄百菊溪

寄王鐵甫

寄伊墨卿

寄胡果泉

寄嚴少峰

寄李松雲

又

寄王師竹

寄魏春松

寄查小山

寄徐山民



寄阮雲臺

寄家杜村

寄李松雲

寄家松圃

寄洪石農

寄楊邁公

寄沈梅村

寄黎湛溪

寄秦小峴

寄嚴少峰

寄李松雲

寄張仲雅

復趙味辛

寄黃左田

寄諸撫堂

寄繼蓮龕

寄韓筠舫

寄曾賓谷

寄趙斐臣

寄鄒論園

寄盧南石

寄葉琴柯

寄蔣礪堂

寄張古愚

寄諸撫堂

寄汪春田

寄翁覃溪

寄黃左田

寄曹中堂

寄那東甫

寄顧南雅

寄張水渥

寄廖復堂

寄曹定軒

寄查小山

答徐斗垣

寄曾賓谷

簡江石生

寄繼述之

答顧星橋

寄章桐門

與何硯農

寄那東甫

寄唐陶山

寄蔣中丞

寄錢裴山

寄沈梅村

與品梅上人

簡蔡松門

寄曾賓谷

寄范支嚴

寄沈世兄

寄顏衡齋

寄程也園

寄阮芸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正味齋尺牘卷上

錢塘吳錫麒聖徵氏著

寄江橙里

僕最喜玉屏詞謂其取味綿渺多得之羈
旅行役閒今其人已歸道山詞稿聞在先
生處以此追步屯田洵不可沒之作曾約
二三同人合為付梓鱗便望即覓寄他日
有井水處傳唱及之庶幾殘月曉風如見

其人也

與馬葦舟

三次趨候總未得晤弟今日下園大約在月初方得出城然訥旃故後承曹劍亭前輩允其知會同鄉酌為資助但日來厨無粒米囊涸一錢八口之家嗷嗷待哺穿孔之衣折足之牀所值幾何而能供日食之給乎現在所負屋租不下數十千而產主

日催出屋以一盲婦人提攜四五碎男雛女俵俵何之其不至斃於道旁者有幾長安米貴避債無臺弟之近狀勢不能從井救人然覩此淒涼之狀目有不堪輒念訥旃詩酒縱情不過不事生計隨有隨擲乃文人之厄一至於此跡其交游何止數百輩至蓋棺之日臨哭者誰吁其傷矣此惟吾兄達諸劍亭須得函致同鄉早為料理

不特死者固為啣結即生者亦如疲極之
眾一入化城便生安穩想也

與金棕亭

別後於七月中旬抵京西風健人布帆無
恙想先生領袖羣雅為虹橋風月主人迨
將廿載亦不可謂不樂聞邸報知新轉國
子先生不日進都則軟紅香土中且來嘗
此風味何如

又

城東地僻無冠蓋往來有先生作鄰可謂
德不孤矣昨宵之會王竹所尤詞人之不
易得者談諧既勝飲興尤豪歸塗寒月欲
斜遠望天街微見上元燈火而已此種光
景尤可戀戀詞既脫稿錄正希并與竹所
觀之

與項秋子

得手書知天上石麟已和彩雲一片飛墜
君家矣聞接武而起者尚未有艾肯堂肯
構不患無人特患弄麀書笑破阿翁口耳
尊作謹依韻奉和他日返里顧乃郎頭角
崢嶸尚須償我湯餅債也堂上二老人想
益康健含飴弄孫樂何如之郵便奉賀望
恕草草

答徐鐵崖

使車所到舊時桃李重入春風矣然柯亭
竹笛爨下桐材朝廷所藉吾輩成就人才
者原不在一科一歲僅取充額百數人而
已其中鷗鵬變化皆將於此乎始之惟能
振發真才斯為貴耳足下兩番持節光顯
二親固所深羨尤羨者安徽去家門僅一
衣帶水片帆迎養不過十日黃山白嶽皆
足為老人娛每衡文餘暇錦衣稱觴如在

鄉里此固天生福分其所宜報答 國家
者更何如耶西風漸寒第一切棉衣皆在
質庫尚希餘潤一甦困鱗雖事類發棠終
望無虛來請云

答姚春漪

讀手教含英咀華爛然五色此郭翰所詫
為無縫天衣也委作東臯草堂記高情盛
德深媿言之不文然忝附琴臺敢不黽勉
從事書屋蓮峰聞文戰小稱得意將來選
拔一途未識得邀位置否足下湖山跌宕
著作等身可喜可羨若僕者僅有一縷饑
腸日迴轉於雪虐風饕內也

與沈梅村

去歲自熱河歸一路風飡雪卧竒冷異常
幸公事早完得以抽身書局不致羈留度
歲耳此時春光送暖想種花妙手重換東

風自然壓倒河陽矣昨日接家書因家君
之命欲與品兒完姻又急得蟹兒爬窠然
以後婚嫁事接踵而來此纔是開章第一
義耳向平之累如何如何

謝諸撫堂

使來收到惠銀三十兩謹謝生無食肉相
不能從貴人游惟酒泉郡時縈寤寐耳今
得此又足了數月麴蘖事矣快何如之

答沈吉堂

九日得手書一紙清風宛然佩萸餐菊也
遙想雙江渡口五馬新臨官舍甘棠早添
色澤曷勝豔企弟青氎一片遠志久消乞
養還南而田無一畝上不足以供菽水下
之婚嫁之事紛至沓來不得已又留住先
生一隻腰矣聞寶眷即日起程想歡聚衙
齋自然得意亦念鰥鰥魚目有京華一故

人否

寄李甯甫

榮旌遄發未獲趨送承以車驪留惠弟長
安道上久作託鉢僧老於行脚乃忽得此
濟勝具竟令雙足登仙矣謝謝毘陵風土
勝於江南吾兄以理煩治劇之才一麾出
守即可為報效地若吾輩青氈一片朝夕
支吾亦復何時了局擬今冬為乞歸計但
於左近閒作村夫子以課蒙書養親終老
即所願也

與張心圃

雪天酒地意興飛騰夢寐間無刻忘隻雞
近局也自來真州人事罕接四圍皆麥畦
菜隴惟新綠大有可觀當行觴獨酌時惜
不得諸君子來照得鬚眉都換耳舍弟聞
有事旋里想荷香柳影中又有一場轟醉

矣八九月間弟必返棹再圖良會

寄陳伯恭

芝田鶴化於揚州同年中又弱一个想當
同此淒惋

寄沈梅村

歸里以後况味若何西溪之約可能踐否
弟遂初易賦貧病難瘳殘年尚借此為避
債臺亦復何樂

與若愚弟

六月中從真州歸得吾弟所寄書知起居
安適為慰備稔吾弟以事牽累遠道從軍
令人不堪回首况高堂垂白淚眼難乾宜
吾弟人子之心尤不能不懊伊終日也然
秋闈在邇專望捷書庶可慰老人暮景耳
愚在真州年半以來雖脩脯稍豐而窘態
愈出皆緣婚姻之累是以前逋未了後債

又來正不知何日得跳出此煩惱世界東
甫承明出入奏賦矢詩自然得意時時須
為道此苦衷倘目前家事稍可清釐即當
籌買山錢以為窆茆之計從此不復以猪
肝累人矣

謝周瑞木招飲

終日醉鄉甚於水厄厥占在困之二爻矣
如心欲決一雌雄請以詰朝相見

簡張心甫

枕上聞鳥聲關關披衣起盥日色已上紙
窗望寶石諸山軒豁呈露笑黛宛然足下
能同一遊乎已買蜻蛉以待

寄那東甫

聞足下簪毫禁地扈蹕熱河雍容揄揚
足以潤飾鴻業而僕則窮岩跼伏遠隔
觚稜回憶前塵不禁玉堂天上之感

寄馬緯雲

得來牘知省垣酬應賢者多勞然得月樓
臺固非尋常可比惟望獲一栽花地坐主
陽春即見東風手段也

與保九真

春間一函藉尊紀綱帶歸諒經鑒入古來
儒林循吏原非兩途足下讀書讀律以經
術飾吏治一切民間疾苦果能洞其陰陽
支蘭而轉移之以求合於儒者之治豈不
甚善僕歸田三載官意都忘芟製荷衣已
將終老茲逢 國家鉅典巖處歡騰二老
人敦迫治裝勗以及時努力或得便經貴
治一聽弦歌之聲固所願也

柬奚鐵生

舟抵荻港蘆風蕭蕭四無行人漁子拿小
舟而出遙赴夕陽中欸乃一聲山水綠此

時此境得足下以倪黃小筆寫之便可千古奉到青籐一番伏聽驅使

與家蘇泉

解維後一路殘暑甚熾抱疴旬餘至今纔得痊可而淒風苦雨已作秋寒天道炎涼候焉變易可知人事亦如是而已吾兄所辦鹽務此中變幻真有翻雲覆雨光景正恐閱歷愈深則愈難措手耳莊子一部奉繳諸史提要弟因行篋中未便攜帶諸史欲以此為饋貧糧嗇生尚有徐霞客遊記一部亦將藉代卧遊竟思乾沒晤時可為致之

與尤水村

吟香聯姻之事已稟知二老人極為欣悅特令小价來真以踐前約但寒士舉止貽笑大方恐冰人亦為齒冷耳

寄沈梅村

昨過淮陰見纍纍皆乞食人亦誰知哀王
孫而進食者因念韓信飄泊時亦同此落
落耳崔嵬復崔嵬徒見隱隱雲際千古有
釣臺當日何曾有釣臺哉

又

東北之荒極矣麥價至數千錢一斗草根
木皮皆食盡小兒女乞賣與人莫有顧者
餓死者日凡數百人村僻間至人相食地
方官束手無策如何如何

寄翁鳳西

去臘來郡極承寵貺嗣聞抱安仁之戚未
得面申慰問歉何如之想斷竹續竹以來
夢桂徵蘭又將牟尼入抱矣萬里雲山所
難者一通襟曲惟願屏風名字早荷
恩光得以近擢一邦庶不致魚雁告勞有

稽問答耳壑巖來滇曾囑其晤時一述近
狀長安落拓乞米為難良友聞之當同苑
結也遠道加餐餘無他囑

寄萬華亭

卅年知己八載相思每憶行李告期招提
話別猶令人眷眷於懷也問抵任後官衙
清肅案牘亦希荔實榕陰可想見晝日垂
簾光景佳哉吏乎定勝於故紙堆中作生
活矣弟假歸三載復作出山之雲及再到
長安居仍不易西風落葉詩酒甚歡惟日
效揚子雲呼貧而語而已雅堂近狀亦復
落寞異常劍潭之窮猶與弟並驅中原也
茲因遠山試差來南藉以苦語奉獻

寄鄭仙吏

至好弟兄別逾十載停雲落月引領為勞
弟於昨歲還京聞吾兄報最有期計可來

都作一月叙不意歲籥忽更至今不得一
覩顏色豈關河修阻行李孔艱耶合并究
在何時望切望切弟南歸數載復被饑驅
不得已仍返長安塵土飄蕭又將五月每
遇令弟二兄道及尊府食貧之况頗似我
家度吾兩人懷抱間亦同此渺渺耳藉詞
申意不盡所云

與徐惕庵

久不接丰采聞元龍豪氣更倍於前政績
循聲一時並著方知讀書人作用原是不
同正不徒擁高蓋如秋荷而已弟自庚戌
假歸計不復作出山雲無如饑來逼人強
顏西笑遂於去冬重入春明且便擬為秦
山之遊願得於嶽色中與賢主人痛飲三
日而天寒歲晚催趲行程竟至良友與名
山兩俱辜負未免悵悵

寄李甯圃

西風判襖鷓蟀將周翹企南雲實勞饑渴
猶憶中秋兩度多在吳淞非關山水有緣
正因仰止清光亦如明月故不覺搴裳就
之耳歸後即摒擋還京於廣陵舟次曾有
函一并滄州垂釣圖令舍弟轉寄定蒙鑒
入五月間墨莊檢討至讀止堂先生所和
四客詞想見賢主之風流并寓公之藻采
直挈吾輩俱作天上人并諭閣下即日報
最入京急圖良晤已約鹿園伯恭諸君作
平原十日飲嗣聞調守吳郡須於冬間乃
來三秋之思不無耿耿然姑蘇勝地得賢
太守主持其間想風雅更為可羨耳

寄王若農

前歲曾以一函奉簡今又三載矣乞假以
來馳驅南北魚雁都忙竟未卜起居何似

比聞借補思田巡檢槃槃大才屈於小試
抱關擊柝辭尊居卑適合為貧而仕之義
將來如臨邑之簿臨海之丞溧陽之尉於
風雅中並樹一幟豈不千古而况龍江雞
嶺山水清竒以足下嘯傲其間天固未嘗
薄待人也弟自前歲還京日在軟紅塵土
內輾轉不休深望驛馬星到宮便得與名
山大川互相酬酢無主林神竟下逐客令
不許覲面烟霞反負卻故山多少猿鶴懊
悵何如現在窮不可支幸詩尚未工或希
冀高陽子尚有悔禍時未可知耳紙短言
長聊資嗚噓不宣

寄楊錦堂

去歲一函奉候未知曾達左右否比來起
居何似五千里蜀道水複山重夢都難到
無怪乎魚雁杳然也聞近作小小經紀又

累在錢荒動多虧折施公所負之項雖其
人已自戍所歸而官職未能驟復若望其
外任尤屬無期恐此羽化之銀杯亦徒費
零丁帖子也僕之况味惟日在酸苦中煎
熬欲望回甘竟不可得家中人口漸次增
多屋宇幾於塞破令姊光景亦日形衰憊
而仰事俯育朝朝終須作無米之炊僕祿
入無幾即此間尚不足以支吾每家中告
急書來輒進退不怡者累日算來諸事都
無可省之法惟勸其省些煩惱而已

寄張古愚

判襪以來已將兩載疏麻未折相思特深
茲又金涼告節矣伏惟攝衛自宜為頌筠
州康樂故居屐齒所經巖壑猶美每仙靈
來往雲霞之氣皆從几席飛來吾兄政事
餘閒日與名山相酬酢著作等身豈不極

仕宦之清福哉弟藏身人海終日閉門亦
自謂軟紅不到而釜中魚長甌裏塵生幾
欲服却粒丹食氣法修到太虛真人地位
惟南邊眷屬不能無烟火緣時有一紙書
來要向呂純陽乞指頭耳奈何奈何書成
一笑

寄諸撫堂

秋間得手書知公餘清暇意興劇佳且復
親奉慈闈板輿行樂令三千里外遊子聞
之尤深健羨弟來京又將一載菽水之供
缺於晨昏榮既難言祿無可養西風迅厲
一切寒沙碎籜都能送上雲端自顧此身
孑然無著正如病坊僧作橐駝坐無緣抄
化日把清齋而已

又

中州去歲值多故之際未免公事賢勞即

聞者亦為慄慄頃已如風過簫矣淡雨微
雲自另換一天秋氣也若弟退飛之鷁豈
應希志青雲徒以饑來驅人復蹈前轍南
風不競棄甲則那即欲懸布再登祗增顏
汗耳然謂竟謀歸計則數間之屋十雙之
田俱在茫茫何以為仰事俯育之藉若使
長安才處則鎗難煮字畚莫令糧兩地兼
權一籌難展軒前輕後直如牽絲傀儡歷
亂胸中恐河東十斛酒亦不足以澆此愁
耳先生最愛我者日見同榜中高飛遠翥
直上強臺而獨此一老頭陀插草唱緣二
十年來依然故我又將何以為情苦緒縱
橫不覺騰舌於口

寄王儕嶠

忙甚矣雖毛錐子且丐徐徐何況十吏傳
抄手哉副本容稍緩錄報

東張船山

津門螃蟹已肥頃買得十數輩足供拍浮
之興專候賢昆玉來一醉幸無袖此左手
為也

寄桂未谷

去歲一函諒經鑿入昨得阮芸臺書知諸
名士俱會濟南一咏一觴無非勝事弟青
氈欲老白髮相欺作此苦行頭陀不知何
日證到蓮花世界也聞足下已膺薦牘不
日來都長安幸不乏酒人合并大快

寄黃小松

前接手書知有太夫人之戚素旣南返將
謀窳窳之安此時度可卜吉矣家居讀禮
幸無塵事相牽近聞芸臺宮詹復以學使
至浙竊念吾鄉金石頗缺搜羅得一大力
者以提唱之而又有足下與晉齋諸君相

為翕助大江東去如睦婺東甌縉雲諸地
多有訪古家履齒所不到者瓦礫斜陽湮
沒不少雖吉貞著錄漢魏以前之物未即
能與山左頡頏而別隱搜竒以補歐趙諸
家所未備亦必蔚乎大觀固時不可失也
米樓以丁艱歸里其天才秀發一時無兩
尤能究心金石如任之採訪當必能報最
也

與倪米樓

解纜後未知於何日抵里雨酸風苦苦凶
中想更難為情也昨美初又得尊人凶耗
而去才人之厄何至相類如此然令祖高
年目疾必得婉語以慰之母令老人常有
不怡之色是即孝子之心勝於龍天供養
矣僕坊階雖轉冷趣倍常年事已催惟日
餐西北風而已因承遠念附述以聞

寄李甯園

都下吟襟纔接別酒易催一日三秋寸腸
九轉懷哉懷哉足下典江南名郡目極佳
麗耳熟絃歌甘棠之香不風而遠令郎世
兄又復凌飈振翮高掇巍科家學之承固
自非偶杏花放日歸馬如飛惟弟五窮為
虐竟不肯放出一頭地西風刻骨薄寒中
人單褐蕭然何以卒歲所望者雲中一羽
毛耳倘念故人噓寒作暖定勝於緜袍之
惠也二舍弟聞在胡公處尚恐寄巢未穩
則杜陵廣廈中又多一求庇之人寒士歡
顏幸誓宏願不宣

寄張忍齋

撫棠試差回得接手書承示近况知比年
外間官境大率如此只好盡其職分所當
為不必更求得心應手也弟春間蒙挑入

上書房現已移居西苑所謂今日捉將官
裏去矣外間人事隔絕未免詩酒甚歡然
絕去許多應酬亦一快事惟望澄懷園魚
雁可日尋會心處耳

寄曾賓谷

封亭漕使回得手書兼拜朱提之賜且感
且謝讀邗上題襟集清思夏韻颺舉雲飛
一時嘯侶命儔推襟送抱拚深杯之百罰

招明月之二分借物聯吟懷人覓句江山
賓主豔絕古今所惜以鄙詩雜廁其間譬
之野笛徒吹啞鐘不韻以例大雅殊難厝
顏僕自重入長安又經三載竊叨 恩寵
實負詩人素餐之譏今年老父已八旬矣
區區烏私例許歸養惟是一廛未卜五畝
難營不得不先謀菽水之計或臯比可假
得資束脯以助晨昏則文酒相親良所欣

願

寄江耕野

春間得手書伏承獎飾過情不勝慙悚弟
自入內廷行走移居直廬與外間人事罕
接石琴來僅獲一面及孝廉船返竟不得
附一語寄故人未免慊慊想大兄開北海
之尊躡東園之屐日與素心人共數晨夕
樂何如之東樗水村兩先生近狀何似聞
遂船還真之後又困愁城奈何春草堂詩
序石瑟詞序水村石銚詩三種寄上祈轉
致之詩能窮人諸公率皆坐此然幸得吾
兄數間廣廈庇蔭為多若弟孤處天涯又
明知之而故犯之酒冷燭昏敲鏗不已正
不知門外擲榆者幾輩耳擬於冬間乞養
還南道過邗江定圖良覲

簡張船山

園中荷花已大開矣。闢紅堆裏不少游魚之戲。惟葉多於花。渾不解辨其東西南北耳。倘能來當雪藕絲剝蓮蓬。儘有越中女兒酒可以供君一醉。

簡伊墨卿

昨日之集不圖鄱陽暴虐若此。當其時恨不能弄宜僚丸一解。兩家之難耳。及醒後詢之。均各茫然。明日晤任畏齋。亦曰吾無他懼。但防李太白鯨魚賺去耳。

寄那東甫

自蒙恩許。假已到西湖。所喜二老康娛。妻孥無恙。私念求田問舍。非丈夫所可為。只此雜樹柴門。梅花老屋。有足告故人。此樂而已。吾弟絲綸世美。衣鉢承家。從此一路青雲。搖風直上。又何止沾沾乎玉堂之故事哉。昨因舟過維揚。即蒙全齋使有儀

真講席之訂知係令祖大人關愛及之雖
臯比忝竊未免慊然束修之羊先生之饌
皆得借以助北堂之養其所以經營於三
千里外之遊子者其感激宜何如乎乞於
侍奉之暇先以鄙意達之即候起居餘言
不盡

寄家山尊

和江快敘酒謔詩談甚可樂也別後於八
日渡江與夢樓先生約為焦山之遊江月
照衣林風灑面頓覺熱惱都消但惜無好
句足酬山靈耳二十二日始抵里門長幼
團團固是人生樂事而空囊如漉宿負無
償幾欲逼人走入藕絲孔中耳晤賓谷都
轉乞為道謝其能令寒士歡顏者自當不
言喻之風涼換節幸慎起居不備

寄沈梅村

長安一住彈指四年茲幸得請南歸循陔
伊始但負仲氏之米作王陽之金兩俱不
能徒增鬱鬱而已伏惟郊居清暇動定適
宜甚善甚善弟歸後值家嚴舊疾復作不
敢暫離尚未得趨造仙潭一申濶緒承示
大集洋洋清灑其風格已在眉山遺山之
間委製序文竊謂三十載知心略能喻其
甘苦所在然不敢率爾應命者正恐諸子
繡鬢謬作前驅未免有玷大雅耳俟侍奉
平安即當擬稿奉報良會不遠書不盡言

寄那東甫

昏迷苦次驚聞令祖仙遊之信哭父之後
繼以哭師精魂回縈不能自主當此寒風
削骨淚皆欲枯遙企德惟沈哀曷制吾弟
幼齡失怙所賴以成立者實惟令祖維持
而教督之此時雖心泣血之况揆之聖室

諒亦同情惟念老夫子正色立朝勳崇望
重威行萬國恩極九重求諸史冊中名
將名相兼之一身者今古來能有幾人含
笑歸神良無遺憾吾弟上承祖德名位方
隆當為國家愛惜此身務宜準禮蹈繩哀
不踰度是所厚望僕夙蒙教誨復以寒士
之故凡諸細微曲賜矜全一旦泰山其頽
彌增愴切區區之誠惟此生舅一束望吾
弟代為陳之望雲欲飛立雪無影百身莫
贖氣結何如

寄趙味辛

不肖今為無父之人矣天不薄待不肖警
之寤寐使得歸視含殮并得於吾父無恙
之時親承色笑者二月有餘是不肖不幸
中之幸也然使不肖常依膝下侍奉晨昏
頤志攝和眉壽無害亦非人生所必不可

得之遭而乃昊天疾威遽罹慘割不肖又何意厝顏人世哉惟念老母在堂菽水之需不敢不勉用是支撐殘骨視影偷生愴結之懷曷能言喻聞長安諸友聚散無常船山既已蜀歸澄齋亦復晉返浮雲天上何處招留前望茫茫不勝哽咽

寄查小山

船山奉母北行聞即日可至長安出險入夷為之慰藉但此間警報日至未識風塵內可無歌蜀道難否一到幸有以慰我

寄王蓮甫

閔邸抄知承恩命視學中州甚慰甚慰吾弟雄篇偉製高古沉鬱真足繼一代宗工然欲振起人才挽回風俗又不在此藥籠中物而已使登太行渡大河習覽乎正變之源以致盪其幽并之氣則登之朝

廷得其用傳之文字顯其奇不朽之託胥
在乎此僕自傷心風木衰病已成革帶孔
移觀河面皴人生榮悴異致亦復何言吾
弟身際 盛時黼黻 皇猷絲綸世美瞻
望光景努力自愛前程遠大相望神馳

簡王惕甫 時來寓樗園

此間自荒洒掃蓬蒿翳如聞得先生起居
其間只此老竹數竿搖動左右胸中清氣
已習習吹來乃知古人所樂與善人居者
如此而已

寄何硯農蘭士昆季

鷓鴣屢換魚雁殊疎辱在知心定能諒其
疎懶也比聞賢昆玉馳聲粉署著望柏臺
元圃夜光邁於二陸而尊大人高遂初之
賦受養志之歡當此獻歲發春伏維慶侍
康娛履綦元吉為頌惕甫計偕北上現已

註籍薇垣以外轉中當必由中轉內登瀛
路近轉盼青雲矣弟自遭大故絕迹避人
豈復有心逐熱乃賓谷相邀揚州主講藉
資老母甘旨之助不能固辭然素衣素冠
悽惶道路傷哉貧也夫復何言春波漸長
素書可達祈有以見慰

寄秦小峴

春風所到萬象從新閣下為國為民豈冀

有光輦藻然 朝廷之思弱翁久矣 三

錫之來亦貴努力明德耳僕既無益於
聖世又遠隔乎里門素鞿風塵忸怩已甚
徒念家貧母老為此勞勞現在菽水之需
苦難贍足一二兄弟不能不使糊口於四
方尚賴大君子有以玉成之倘蒙賜以吹
噓不啻生死人而月白骨也

寄王惕甫

月前得接手書飛霜灑落震耀毫端令人
循覽不已比想春風得意看花長安行見
燒尾筵開不必更喫上丁肉也弟枯槁之
性本無意復夢春明但老母在堂不得不
思為祿養之計於冬間服闋後尚擬赴都
計大兄此時翔木天得以重訂舊事良會
亦甚樂耳昨墨卿來又蒙賜札勤勤懇懇
心感如何

寄家菘圃

前歲肅函奉懇并以告哀諒經鑒入在閣
下勤勞 國事墨經從戎移孝作忠固應
爾爾若某者方期歸養遽失所天亦復素
衣素冠饑驅奔走特不孝耳尚可自列於
人哉惟念 皇上勤政之初恩威並用將
河防重任慎簡乃僚以閣下世業相承俾
膺斯寄 主臣咨儆一德一心自當力奏

平成萬世永賴然古來防河之法如防盜
然必先設成算於胸中斯可禦變端於意
外不止如兵來將攬水來土掩而已往年
挑挖引河派江南諸州縣挈資而往所費
不下數十萬擲黃金於虛牝彈明珠於飛
月旋掘旋淤賠累之苦已不可言閣下學
本趨庭一切工程皆親身閱歷斷非他人
紙上談兵者可比然亦當廣集眾議圖為
一勞永逸之計以報 皇上知遇之恩他
日如潘靳諸公澤被民生法貽後世不特
朝廷之賴抑亦家乘之光也某禱昧寡識
恃在知愛故敢冒昧言之惟亮察是幸

寄陳桂堂

去年秋杪始來邗上值文旌返里良覲無
緣然紅橋白塔間猶想見詩人蹤跡也鼠
姑花放重辱瑤華兼頌嘉惠勤勤款款感

何可言讀大集情豪語雋觸手琳琅業已
盥誦數過所屬製序一通久稽前諾自當
擺撥塵務為之計五月內可以託之魚腹
矣方今 聖人在上抽淪掇潛一時廉望
素臻者皆優以封疆之寄君子道長 景
運一新若彼豕突螳攢行見如湯沃雪可
於竈上騷除之耳閣下以幹翮之才著察
眉之效民思借寇使定臺參此其時矣即
或思改內職亦地分之常又何必沾沾過
計哉大科之說大抵武功旣竣文教必興
然此時尚未有 奏請者倘果有此舉如
閣下者又當脫穎而出也弟大約冬間服
闋後仍擬赴都先此奉聞不宣

寄那東甫

春間一函藉使附呈諒登記室矣頃家若
愚弟從河南寄到手書備承關注旅懷岑

寂得一紙春風已勝百朋之錫也比聞
聖恩優渥 眷倚尤隆而閣下遇寵不驚
益之謙讓較之進僕射而門闌寂寞受侯
封而家人不知者殆為過之僕竊謂身任
大臣實為蒼生所託命在閣下親承祖鉢
暢發門基舟楫鹽梅裕之又裕所望舍近
名而宏遠度畧小節而顯大猷如卓公寬
中文饒宏量 主臣合德朝野蒙庥庶幾
見古人於今日耳僕久樗散近益籠東謀
食未遑敢求榮膺惟念 聖人在上明良
之會又未嘗不西笑企之擬今冬服闋後
策蹇來都一望 景星慶雲之盛并得與
日下諸故人歡然道舊然後歸老田里歌
詠太平是所願也

寄孫寄圃

楓葉如醉洞庭欲寒未識何日始抵楚境

旬宣布化若閣下之清聲亮節固是福星
一路然當此甲兵未洗之時氛沴相尋瘡
痍不少其所以報 聖主而惠下民知心
上甘棠猶當灌溉而培植之不徒扇揚仁
風已也弟菰蘆自戀豈更欲為出山之泉
徒以老母在堂勉思祿養擬於冬底仍赴
長安蓬鬢似霜不知自止恐不滿山靈一
笑耳閣下為國為民惟希自愛不宣

寄尤水村

新綠初生禪關結夏誠大樂事但臨歧握
別備荷勤拳至今思之轉增悵快因思蒲
團靜坐要大智慧人若一落軟紅塵土中
便有十分苦惱迷方莫導如何如何秋間
仍擬乞養歸里一帆風便當相訪於紅葉
間尚望支折脚鐺煮茗以待

寄李松雲

春間北上本擬一訪泰山主人緣從河路
行遂阻良覲但聞賢太守琴將赴典鶴且
休糧袁平陽能不作思歸計哉方今 聖
天子以清節勵人若閣下之有守有為自
必書之屏風登諸臺鼎必不鬱鬱久居此
耳至於僕者家食不給祿養又難出處回
皇迷方莫導擬秋間仍作南旋之計然倏
來倏去不特路鬼椰榆即自思之亦啞然
失笑也

答項秋子

季懷來得手札春風噓我如在故園櫻筍
中也弟之近狀諒不待眉睫察之瞻望白
雲日尋歸路西溪蘆竹合眼即來前小峴
觀察謂余被賺出山今恐又被白雲賺去
耳緝荷製芟秋以為期但惜止酒禁吟不
堪重入雞豚之社耳

答沈小棠

兩接手書備承關愛諸公賜札均已收到
弟緣養疴經月息轍杜門功名事已付之
度外秋風一起即擬打鼓回帆吾兄聞有
赴都之說此間光景大抵枯窘者多雖吾
兄觸手生春別有王陽之術然恐不能合
饋貧之藥除枵腹之疴諸事尚希斟酌舫
西數數往來謀面時不可多得此番尊意
尚未達到晤時當即致之

寄翁鳳西

滇南萬里不特會面為難即魚雁亦罕通
消息每聞人言閣下政聲藉藉便抵過良
晤一番然一二老同年天各一方心旌搖
搖鬢髮落落每一念及能不為之落顏貌
傷肺肝哉弟自丁巳乞養旋里即遭先嚴
大故傷心之草豈尚願戀餘榮奈飢來驅

人不能已已於服闋後仍復北上但慈闈
白首遠隔天涯一詠樹護不勝心痲大約
明秋仍擬假還以為堂上八十稱觴從此
菽水娛親不復能待坡公江水之誓矣閣
下有龔卓之行兼杜召之聲方今 朝廷
抽淪掇潛甄拔尤異所謂一樹百獲者舍
君其誰幸為蒼生勉旃自愛

寄顧涑園

冬間恣恣話別未罄積懷比論先生杖履
清和神明湛定養真味道取暢林泉歡喜
在心踴躍無已前蒙委製大集序文某以
末學小生義當北面匏宣瓦奏何能窺測
高深念承獎借之心敢效芻蕘之獻亦如
彥升并文獻之集樊南序衛國之文述德
抒行少酬嘉惠謹錄稿呈政伏俟誨言不
盡

寄甯瀛海

僕自丁巳旋里於九月即遭先大夫之喪
酸苦之懷有不可為閣下告者今春服闋
後遂以飢驅之故重入京師聞吾弟循聲
卓然凡往來日下者已無不耳洽絃歌之
化矣大抵任久則利病可以周知地熟則
澆漓可以漸革儒者讀書讀律其教化而
整齊之者無他術也僕寄巢不暖塵甑常
寒憂患餘生豈復以簪纓為耀旋明年老母
八十壽辰計春中仍當乞養金里惟望琴
堂報最黼座書名他日五馬南來當相
晤於野人籬落間也

寄孫寄圃

旬宣著績威惠馳聲讀江漢一篇所謂召
公維翰者如閣下者不猶可想見其遺風
餘烈哉弟雪泥爪印殊可笑人猶憶與閣

下同膺館職連裾接襪如在目前而忽忽
二十餘年逝者九原生者千里如閣下又
鵬飛鯤躍隔絕雲霄都中落落晨星結感
懷抱未識伯恭學使晤時亦能述及鄙人
名字否李生蔚然工於姑布子卿之術因
與伯恭有舊過訪武昌來乞一言為蹇修
之助知閣下定識定力禍福二字斷不復
入於胸中或念其請謁之誠助以齒牙春
色亦未為不可也

寄沈鑑湘

風雪天寒煮酒圍爐興趣復不淺微聞
病魔為祟恐亦中聖人醞釀成之弟於此
客已屢下絕交書而故念易萌旋悔旋復
正不知何日可破此壁壘耳東櫂水村師
竹篷船近狀何似均希道候所云西溪詩
序弟明春乞養旋里必當過真作竟日留

可以補完此債也

寄翁鳳西

久不得音問豈蓮花峯下一片蠻雲竟能
隔斷故人清夢耶特怪閣下清聲惠政美
溢棠陰當此抽淪掇潛之時而十年不調
又豈民思借寇上游亦有意遲君乎然河
東守抑厭遂退乃見悃悞時當一蹴而致
青雲也弟自服闋還朝本無宦志况 聖
恩屢逮叨竊已多自顧微生涓埃莫報亦
安敢久塵霄露致蹈伐檀大抵秋冬之交
仍當乞養南還以奉老母為山居之計辭
榮養拙度亦却嘉賓所樂聞者也

寄家崧園

自別後於子月七日方抵里門幸老母平
安行人安穩足慰遠懷惟是半畝難營一
枝待借閉門風雨送酒無人豈不令袁邵

公懼欲死哉非敢他求亦要閣下能知我
近况耳

寄嚴少峰

春雨未已猛雪又飛想金華山中白雲合
離時助仙氣閣下以班春之暇賓從偕臨
望之者必羨為蓬萊之列真非黃初平一
流所能企其羽幢絳節也僕每聞佳山水
處竊躍躍欲往無如山林神見阻屐齒輒
乖今年正思隨山中牧羊兒來遂登臨之
願而苕霅間又一帆相促熊魚之嗜不能
兩兼或新綠時得有因緣尚可踐煮梅之
約也德園來主講席名山勝跡美盡東南
誠一時快事聞將來有志局之舉則洞天
福地別隱搜株筆底烟雲皆可刊為靈笈
矣臨風依溯不盡所云

寄戴可亭

昨歲聞高賢行李將次還京而僕又一疏
陳情肅舫東下蹤跡相左未知會合何時
惟望先生出則持旌入而調鼎泰山霖雨
澤被蒼生良所忭頌若僕者文章既無以
報國經濟又安足匡時冀肆南陔之篇以
免北山之檄祇藏拙耳詎收榮哉都中同
年已如晨星落落然幸得對衡當宇隻雞
近局時可過從惟紫垣伯恭相去較遠度
亦良覲可期若芝田一紙彈章竟為朝
廷除去巨蠹人心大快令山中人聞之亦
眉上生黃氣矣

答陳古華

僕自正月赴菰城講席堂宇淪廢意境荒
涼不能久稽行李於春仲即抵天津寓居
也是園中水木清華岩壑窈窕度消夏之
選無過於此且主人於菖蒲節後官事稍

閒已約李泚雲前輩張古愚同年萬廉山
明府何春渚同來為十日之飲倘高軒枉
過則青苔易潤綠樹能陰自當淪茗洗琴
以俟君子

寄項秋子

從秦世兄壽筵一別倏又三月餘矣杭城
春雨不已直接梅霖此時想一聲知了報
新晴矣湖下新綠正佳履齒所經吟興當
復不淺弟現寓也是園中水木清華大可
消夏此是吾兄熟遊之地詩情一片尚掛
在夕陽深柳間也

寄李味莊

舟次夕談亦殊暢適承念玉川破屋欲以
大厦庇之一片高雲已如入清涼世界矣
到吳門晤雨窗廉使頗於枯竭之餘瀉囊
相助而惕莊權使處亦雨窗代為致及之

遲雲方伯又允致書於曾賓谷及鮑樹堂
二處大約明日可買舟至揚倘騶從赴蘇
諸處尚希代為糾集則浮圖七級可望合
尖直為無量功德從此奉太夫人起居不
徒區區草堂資而已

寄那東甫

去秋恣恣返棹竟不及候撤闈後快然一
談落月蓬窗不無惘惘此際 恩暉渥被

慈侍康娛逖聽之餘欣慰無極且聞川陝
歲功可在指顧從此涵濡生息正賴輔治
諸賢吾弟霖雨應期其所以酬 聖主之
恩而慰蒼生之望者知必有在也僕旋里
後芸臺中丞延主愛山一席後又以李甯
圃觀察之招時往來松泖間惟是家下破
屋無多苦難容足近因汪守和李甯圃為
余謀草堂之資已於東臯卜宅畧饒水木

可置琴書雖非百萬之買鄰已類千金而
置產翕羽之助正不能不於吾弟育厚望
焉

又簡味莊

今日本擬過訪而涼雨紛如有阻屐齒惟
聞吉行在邇三月之別正不可不盡歡悰
魚鼈鮮魚敢效顯父餞行之禮謹擬於十
八日奉候騶從辱臨不勝欣幸之至

簡張古愚

峯泖追陪酒懷一暢九日到滬瀆即知先
生調署蘇州之信屢攝大篆亦足自豪然
賢者多勞真可謂席不暇暖矣觀察即來
省垣弟亦擬買舟相從既吟折柳且賀遷
喬一切欲達之言晤時面悉

寄王偉人師

昨歲旋里值吾師秋闈典試未獲叩辭竊

念某以封菲微材早蒙慈盼提攜教誨感
極生成徒愧濫竊太倉難言涓報是以陳
情乞養聊盡烏私但負屬望深心每深悚
仄茲聞吾師蒙 恩予告優禮疊加猶復
延歎蒲輪眷留鳩杖 聖人誼重元老風
高瞻 北闕之觚棱丹心依戀緩東都之
祖帳赤烏雍容極臣子之殊榮為 熙朝
之盛事茅檐逖聽抃頌奚如惟望綠野優
游期頤協慶倍加珍攝以副 聖主眷禮
之隆實深禱祝

寄汪東序

威鳳聲高神羊氣肅聞其風烈謂之大丈
夫見其彈章以為真御史先生何一勇至
此哉茅茨傾耳且喜且慚弟今歲因味莊
邀遊滄瀆寄跡多時魚鳥光陰江湖滋味
芒鞋在足破笠遮頭雖日從貴人遊卻只

一味儒酸不足入先生笑口耳聞比來同年知好聚會都希杯酒之歡更難數數今味莊暫來都下料當暢敘一番但恐回念天涯亦坐無車公不樂也

寄陳伯恭

別又一年矣聞纂修官史出入承明未免勞苦現在寄圃同年已蒙聖恩超擢度先生亦必重邀天眷即轉華階也弟

歸里後既輟西笑宜賦南陔而甘旨難營又不得不作託鉢生涯打包來往因味莊邀遊滬瀆輒便流連此等雲水隨緣亦不知身之是鷗是鷺耳茲因其述職之便草此奉候餘情不盡

寄李味莊

昨從敝本家處一函奉寄諒入典籤聞榮旌已還滬上想政事之暇調芍藥之鼎開

櫻筍之廚與諸名士飲酒賦詩豈不樂甚
弟日來料理移家之事頗費周章大抵土
木一興營室星便能作崇東添西補役役
不休直至此時方能奏衛公子苟有苟完
之績繼復搬柴運米祭竈請鄰孔方兄招
之不來阿堵物揮之即去行囊盡洗借帖
頻書纔得安身已不啻倦鳥投蘆困魚止
樂所喜軒窗爽塏水木清華上足以奉晨
昏下足以娛視聽實拜仁人之賜如遊廣
廈之中雖推宅道南寄資讓口此情此誼
何以尚之哉弟於二十日左右當來上洋
用慰渴思并申謝悃

寄朱春泉蓮花廳

晤令弟得悉起居知閣下甘澤被人福星
照世說清淨法作蓮花主人非徒不食武
昌魚而已弟去歲在松江遇病急促歸舟

火鼠冰蠶同時交集及離牀第已近殘冬
照水自嗤已是支離一叟矣人生在世原
不過幾刹那間石火光陰諸惟自愛

謝嚴少峰

接手教并承惠書奩三十二具香氣鬱蒸
足令蠹魚却去矣弟病已小愈擬於燈節
後赴揚二十四橋風月雖佳正恐歌吹喧
闐終不是後堂絲竹也

寄黃左田

都中一別忽忽三載奔走江湖未通尺素
昨歲聞邀 恩命超擢坊階得躋清班足
酬素志想 內廷奉職其得以文字受
主知者正未有如閣下之隆寄者也僕衰
病以來百念零落今歲忝主揚州講席當
時舊雨幾無復在者禪智墓田之感惆悵
可知惟望京華諸故人餘榮所及寵及菰

蘆良慰良慰

寄諸撫堂

某去秋患瘧纏綿牀褥直至桃符換去舊
鬼纜離而神氣已不勝蕭索矣今年賓谷
延主揚州講席以離家較近不得已應之
若大梁規制整齊又得諸君子周旋其間
豈不樂從所請祇以乞養歸里不能奔走
於千里之外以副高情每感拳拳惟呼負
負而已

寄張古愚

弟自邗上還杭一路滄涼為災田廬半沒
水底所過皆不得停泊及還家又連旬毒
熱懶於出門日來秋風作涼鄰里間稍稍
有酬應者但飢民四出慘慘之狀與嗷嗷
之聲不堪日習於耳目間救荒固無良策
然瘡痍至此亦何忍言弟惟有勸家人縮

食節餐少分疾苦書生迂願聊為先生言之若我佛慈悲只要天眼一開便有無量功德我輩惟有虛空讚歎而已

寄李味莊

昨方筠亭至備述閣下近况竊念吾輩之為天窘束者只是窮字關打不破耳吾兄廣廈濟人亦尚有此挫折何況一身只辦三十甕齋者安能撲跌得過也弟已擬於二十外歸里然今年束脩業已支盡真打了佛赤脚不止花子擡龍亭而已時迫殘年恐不及再來滄瀆明年俟春風一狂可來對桃紅柳綠時也

寄蔣伯玉

自任城別後荏苒數年聞先生經濟在胸所試輒效懷瑜握瑾已早於前此卜之也人謂公務賢勞未免有妨風雅然念足下

性靈瀟灑游目簿書政事文章不妨揩摩
淨眼作分別觀耳

寄趙味辛

昨過昆陵因舟師趁風夜發不及聞之比
曉已在橫林漆堰間矣登堂之約殊呼負
負聞明正味莊相訂滄瀆之遊賢主嘉賓
固是勝事但其官况頗清孔北海意氣雖
豪然必須有以發之方能使酒地詩腸不
憂枯寂弟新正亦當赴招倘閣下命棹先
行正不妨預占春風無使月落參橫益之
惆悵也

寄查小山

新正晤栗堂始知蘇臺一帆竟首北路吳
波月送燕樹雲迎惟令西子湖老鶴梅花
不無懊悵因念人生遇合有數當此烟水
無阻蒹葭可尋似乎亟見無難及乎一旦

阻躋而所謂伊人竟有天各一方之歎從此萍蓬蹤跡正不知何日得慰相思耳到京係在何日想長安諸舊雨亦有懸念之深固宜其望驛先馳而絕袂以走也弟此日仍館維揚幸一水可通但得惠問及之則江上鯉魚實慰勞企

寄李味莊

胡庚亭中翰精於星禽之學決斷如神弟因其有南方山水之遊特挽其過蘇時為先生一占吉兆侯生能先人事而後說卦或不徒用東方射覆書也

寄張船山

昨歲一函奉寄不識鯉魚風信亦能吹到尊前否閣下文名太高文運太晦大江南北不得一動驛馬星真不可解小竹聯翩而去往時閣下所得而復失者今竟裝入

他人藥籠中那得不生妬忌然聞詩懷酒
量興殊不淺亦是天生意氣若弟自前歲
病後竟與麴生下絕交書往往累月不親
杯杓惟文字緣尚不能割捨近來搜輯舊
作陸續付梓冬間將送醜媳見公婆也

寄沈小棠

木犀花放想二分明月中親捧嬋娟一枝
插戴定勝周昉美人簪花圖矣聞先生因
鹽使之請禮致城中作大醫王救苦難想
閻浮提四百四病多已種種經臨症來但
不知亦能治到枵腹之疴否弟過中秋後
即當來揚良晤有期餘言不盡

答陳桂生

自到揚後望高軒過久矣伴來得手書始
知以事阻不果來悵悵無已揚州為飢荒
所迫事事艱難即墨卿亦迷悶於簿書中

終日窮忙而已若僕輩作寓公者亦復何
望當此積冰盈尺買酒無錢西風一來但
怕煞籬頭吹感策也

寄何蘭士

春間閣邸抄知選授甯武天涯阻絕魚信
難通繼聞以萋斐中傷幾蹈不測幸賴
聖明僅予鐫級而已聞將來有願留京之
意想世路風波都難意料原不如近天
尺五得以常荷 旃幪也揚州時下光景
迥異從前即鐵夫此間一席亦以嫉妬者
多明歲又當作鸞鳳換巢矣弟自前歲病
後右手不仁亦豈能久於留戀哉

寄朱纓園

歲底自揚返里本擬折帆海上一話闊襟
因味莊尚滯蘇臺春渚又歸湖墅舊雨寥
落遂阻夙心大約二月中觀察必當回任

可乘桃花春漲來訪南園便作數日敘也

寄沈梅村

東風一吹草木皆含生意未識村居之樂
何如想社團腰鼓催時已看遍醉人歸去
矣弟昨歲還家正逼歲暮新年一到不獨
世情酬酢之苦而且文字之債相迫而來
安得如大兄坐擁百城嘯歌自樂令不讀
五千卷者無許入崔儵室中哉弟二月中
當至馬要掃墓其時清明已近但得風雨
無妨便可過訪仙潭奉承動靜也

寄汪遲雲

粵西山川奇秀讀柳州諸記輒令人神往
其間今先生鎮撫此邦風雨協和民苗歌
舞山靈亦願呈其詭麗以相餉遺倘出米
舫所儲以相證合未嘗非公餘之一樂也
關甥世勳近為蒼梧別駕頗工繪事一時

戲墨曾見賞於長安諸貴人或亦先生所
樂為獎拔乎幸青目之

寄張船山

不得手書又載餘矣巍巍嶽嶽一角獸竟
飛上頭來但當言則言不可言則不必言
獬豸原有開口時切不可捉影捕風鋪張
奏牘以作一時之麒麟楮耳不識先生以
為何如大集為必傳之作魁竒排冪橫絕
古今乃猶不付之梓人韞匱深藏真令人
思之欲瘦小山近狀或言其由奢及約頗
近儒者之為洵是有見識人想亦先生之
善於成全耳

寄張古愚

重陽纔近風雨齊來蕭索逼人酸心曷已
味莊奄化正令人五內皆摧而忽聞先生
鷓首剛行文星小謫此種事皆意想所不

到江天極望獨雁叫羣亦何在非銷魂地
也如何如何

寄程也園

吳門別後於次日雨過解維一路暑溼浸
淫抵家不及旬日遂感時瘧終朝擁榻一
月杜門竟與西湖藕花無緣覲面閣下提
鷗挈鷺近在消夏灣頭定占得鬧紅一舸
也

答史虛谷

頃荷唁言兼頒隆奠祇領之下哀感交并
竊念睽別以來又幾八載景光易換事變
不常而吾弟大故疊遭僕以跼伏衡茅禮
儀多缺想今日出典大郡備至光榮良足
以申罔極之報而僕則經營窀穸猶不免
事事干人祇自慚耳聞晉省風俗樸厚習
少囂陵想吾弟矢潔持廉加之教訓讀書

之化漸染日深良士瞿瞿古風可復頗聞
守是土者往往自厭清貧卒之多藏厚亡
亦復何益此固不當聞之閣下者然世間
自有此一種人正可書作虎尾春冰之館
耳



有正味齋尺牘卷下

錢塘吳錫麒聖徵氏著

寄史虛谷

年兄清操自礪砥節首公誠足為當世規
矩及士民所悅而不能見信於上官轉欲
以簡郡相屈毋乃太阿為鈍鉛刀為銛耶
然饒富之區邪贏相競劉輿猶膩每易污
人不如樸素可安自習詩書本色勞農就



楚如說生平視彼營競為工錢刀作橫者
孰得孰失又何費焉僕去歲始完窀穸之
事及今秋又遭內子之喪慘切相尋衰頹
已甚兼之病魔作祟藥裏不離自顧此身
煢煢安倚既絕騰驤之想徒負朝廷之
恩學道未能以書遮眼而已

答尤水村

秋葉脫林悄然孤絕有人持函自真州來

者發之得先生手跡真足以伸我眉頭矣
承以亡妻之故加之奠醑不敢當不敢當
弟自七月別後一路炎氛蒸鬱真有殘吏
放手之威及抵里時餘困猶積而婦病已
危慘切相遭身亦幾殆念其食貧咀苦垂
五十年今兒孫輩稍見頭角方冀有可以
慰其心者而一朝割捨尚何言哉尚何言
哉承示歸之以數之說敢不準禮抑情敬

如來旨即此布復新寒自愛不宣

寄程也園

解維後於十六日抵里歸裝未解遽遭內
子之喪念其自到寒門停辛貯苦四十餘
載無一日有以自樂今一朝委去雖欲強
自抑制靜中一想百感紛來轉輾心頭若
涌海潮都化為苦水明知營齋營奠亦復
奚益而兒輩欲報恩情祇覺鈴鐸喧鳴更
增一番淒咽耳閣下係過來人想亦同其
慘慘也城東子華知相關切晤時幸即以
此札示之

寄鄒論園

僕歸里後內子已自病危乃不數日間遽
然化去以數十年同艱共苦者而目中忽
無此人覺蒙楚一詩字字皆為我輩畫出
淚痕方知此種傷心固自同於千古特僕

不幸而適然觀之慘慘何已

寄屠琴塢

江南榜發聞解頭竟在君家出手得盧豈
非快事况紛紛桃李又復爛其盈門耶近
日儀徵人來皆稱頌賢長官德政為近來
罕有讀書讀律固知作用非常然正難得
此霹靂手耳

寄章桐門

大小兒歸詢知宿恙已痊神明煥發勗心
國事業已有事於九峰三泖間矣固知
拯救蒼生原非易易然盡得一分心自有
一分益處正不是弟之風波阻越跋涉江
湖既無補於人復無補於己徒令心目間
日有一勞勞亭而已新正以來快雪時晴
人民安樂伏維君子道長動靜攸宜

寄徐山民

每過鴛鴦湖卽思溯帆黎里一問賢主人
無恙而蒹葭秋水動致阻躋令人悵望無
已比日禊湖左右梨花欲春軟雨輕雲東
風如夢但恐酒無千錢淚有一枝不免又
惹故人情重也弟去秋亦遭內子之戚鬱
結至今頃又將為料理殯事亦算了此情
緣打開牆壁且再論來生因果耳

簡嚴少峰

明月之朔擬趁輿從行香之便奉攀靈隱
一遊已約琢堂同過奉候此時新筍想已
出林得參此玉版禪亦勝於五日一食花
豬肉也因代老僧作介乞恕不恭

寄許畫山

昨冬子月草狀附保九真處奉寄未識會
上達否比屆春月之仲而南中餘寒尚勁
恐遼東天氣未必卽見煦然亦惟年兄暢

導陽和或生物得均沾嘉惠耳僕入此歲
來老景逾迫足不良行頃已具呈蔣中丞
以病入告矣蒲柳之質本無濟於時而况
屢經憂患觸目悲來徊徨幾不復有生
生人之趣計閣下聞之亦增惻愴也拙稿
係往時曾賓谷在揚州重加校刻今特附
呈辛苦一生而所詣不過如是而止殊可
歎矣承索贈言草草賦就而吾兩人之蹤
跡終不能宣發於毫楮間是亦顏唐之一
證惟閣下胡盧置之可耳知己日稀每逢
遠人書來輒欣喜萬狀得時惠一書幸甚
幸甚

寄徐安蔬師

睽隔以來動踰年載日來月往馳企為勞
伏稔老夫子大人養志林泉頤神竹素起
居安謐視聽精強諸世兄又得承訓過庭

蜚聲科第作海濱之大老為宇宙之福人
真是仙佛一身鼎彝三代特無緣升堂入
室一奉提撕耳某屢丁大故漸迫衰頹瓠
落無容現已引疾乞歸有負屬望之意然
自甲午受知以後至今三十八年凡 內
廷寵渥之加皆老夫子栽培之德即鄉里
棲遲之遂亦老夫子成就之方飲水思源
能無銜結惟是丹崖蓬島迴隔瀛區往時
猶望使竹俸邀得承顏色今則東南闊絕
良覲無由不識老夫子亦憶及天壤間有
此一老門生尚願立來生之雪否

寄江吟香

夏序將迎春寒未退光景不無銷黯惟論
大兄杖履優遊可無塵雜之累頤神適志
自然日見精強也僕則衰頹日甚手足不
靈每聽時鳥變聲徒增浩歎計鑿江舊侶

近已落落若晨星水村今年且八十矣
菖蒲節近便思來進一觴亦冀從老壽星討
一絲長命縷耳草此奉候起居諸惟珍攝
千萬千萬

寄尤水村

今年五月為先生八十壽辰松身益貞鶴
壽無紀以文介祉情所樂宣但恐妄下一
籌徒惹大笑倘塞上黃山外能再將遊跡
示知一二傳作翰林詞頭庶不致依樣畫
葫蘆耳榴紅蒲綠時節非遙先此祝延餘
容面頌

寄楊雲亭

相別已二十一年度在長安時一切酣嬉
淋漓之狀吾弟尚能言之豈知白髮髭髯
又是皤然一老翁哉徐芝庭來道及洋溪
雖只一鎮然魚米饒樂頗有南中光景吾

弟偶然匏寄不難徑造青雲即借此息肩
且作後來地步亦未為不可耳僕家苦貧
薄內外措拄全賴賢姊一身肩之而昨秋
竟爾殂謝傷心慘目言與淚俱特呈行述
一通閱之知我悲也前令兄香海之痛二
兒歸亦約略言之然未知身後事如何其
嗣子可已見頭角否老年來內外兄弟已
無幾人山水阻深一時復難覲面願無使

魚郵雁遞亦歌蜀道難也幸甚幸甚

寄李仙澤

魚雁久虛渴企無已聞今歲春闈又復失
意度珠光劍氣湮鬱已深終必一朝騰達
但恐名在朝籍行且富貴逼人則一蹴而
致青雲所謂顯親揚名者原不藉芙蓉鏡
下及第耳弟年來遭家不造變故迭乘哀
戚之餘衰頹已甚軟紅塵土已無重夢之

緣惟是滄瀆波荒南園花落舊交都散知
已難逢念昔傷今彌增悵結卽今江湖奔
走而欲求文字之賞酒座之歡海內茫茫
亦安得復有孔北海者哉聞尊先人集已
梓成但惶引之言尚虛前諾倘蒙郵寄俾
得左右采獲以畢引申或可告無負於九
原耳

寄慶蕉園

昨過儀徵屠令具言在吳奉謁拂拭有加
喜出望外某謂大君子愛才之心無微不
至果能動其憐惜處直欲肝膽酬之正不
必有人於穆公之側耳某今歲到揚因主
其地者不常於位臯比所託屢有遷移近
於樗園中權作寓公雖屋宇無多而花木
扶疏儘堪銷夏浮屠不三宿桑下今已一
月有餘不無留戀看來夏間未必卽返故

棲須在紅葉滿林時再商行止也

寄查小山

昨荷手書垂示近狀知閣下閉心自慎一切花飛釧動都付達觀在弟不無過聽之愆然亦願閣下愛護波濤毋使飛言如雨也諸惟慎夏自愛不盡區區

簡家山尊

連日苦雨青苔已及榻矣閣下同此園居尚不厭兩部青蛙能當一番鼓吹否前與桐生劍潭諸君有消夏之訂但桐生慣要尋古人詩和韻僕實不喜之將來先要破除此例日食物尤要清潔為主斷不可腥砧膩鼎委之庖人但得家常便飯卽勝過何曾日食萬錢也閣下如有興來乞示知大約十五六即在僕處發凡起例耳

答沈司馬

憂病相因久虛筴候惟稔閣下恩風翔被
卿月升華巖處傾聽之餘欣慰無已所念
開爐節近而當時舊雨大半飄蕭未識煮
酒消寒亦尚能烹關東之魚煮安肅之菜
一佐尊前豪興否弟揚州旅寄居然老作
寓公然自賓谷遠去粵東此間賓客亦皆
星散幸山尊蒙主人之愛讓宅西園觴咏
迭興尚不寂寞耳

寄查小山

履端告慶百福孔靈伏諗慈侍康娛動定
嘉樂去臘雨雪載途殊增寒寂今晨頓開
霽色覺春氣蓬蓬而生令人胸次豁然然
農家占云元旦天晴萬物生但願年穀順
成人民饒裕便不虛此開章第一義也來
牘云為歲事所阨似乎干求無厭者未免
煩勞然吾輩在世間只不要過於逐熱若

遇有可擔當處能盡一分力量便當得一分功德若欲概行謝卻如空山中啞羊僧真箇不聞不見則眾生亦何所仰賴哉閣下是佛地位人梵福之旨幸證明之

寄梁山舟

起程日值先生瘍疾未愈繫念綦深後得家言知已不日有瘳神明如舊固知神僊小劫百靈護持今既透過重關直可到彭

大夫八百壽矣聞之歡喜無量某此次到揚阻凍阻風阻雪不意尋常經歷之地有此艱難委帶之件以此遲滯人生何在不行路難哉仲雅聞湘潭尚未接篆今將藉差來揚諒可一敘但不知能還杭州否開正以來雨雪連綿春寒猶勁先生新愈後務望加意節攝卽筆墨亦宜屏謝千萬千

萬

寄章桐門

去臘騶從過揚因寒病侵顏有疎迎謁轉
承枉顧殊抱不安新歲吉祥伏惟起居萬
福辱問近狀弟比在邗上索居甚歡轉幸
舊雨不來既謝世情亦遠塵雜偶資禪悅
用滌煩疴楞嚴一經與共寢食荒寂之趣
如是而已

寄朱意田

去冬屢荷枉存殊破寒寂惟過承謙抑令
人忸怩而已頃得芳札知己就雲間之聘
此固僕舊遊地也巢痕猶在爪印都消回
首前塵不無悵悵然其間諸生如顧鴻聲
姜日贊諸人其才皆可造就而都人士琴
歌酒趣亦足以副招延倘有道及鯁生者
當謂不能忘餌也年下債臺莫築塵雜相
櫻所允穎樓弁言尚虛宿諾然承其諄諄

之意當必有以報命耳

再寄查小山

獻歲一函藉使達忱諒已共春風遞到矣
比來數九將完餘寒猶勁靈巖鄧尉間度
梅信尚遲未卽勞動幽人屐齒也船山乞
假之說聞其志甚堅但不知上游能從其
請否屬製三十二應真記新正幸閒始得
報命然作空門文字必實於宗教中得圓
徹方不是門外漢如唐之摩詰宋之東坡
纔是見地超絕若吾輩好打議論鼓卻無
幾許着處恐非杜撰禪卽鸚鵡禪耳

寄保九真

昨歲冬間以事歸里波路阻越久曠魚緘
後聞鄂樓假旋閣下卽權臬篆儒者讀書
讀律正當見諸施行從此激濁揚清振興
風紀不次之擢頌禱維殷春來由某處遞

到手書兼承隆惠藉不衣之暖解枵腹之
疴鮑子知予能不額手以謝惟聞賢勞公
事體氣違和雖醫治有方不日奏效然吾
輩一到中年後心神久耗營衛易衰正須
血月滋培不徒在驅使草木而已若僕者
頽唐已甚振作為難近復腰脚支離有如
病柳慙慙不風而拜而揚州日形雕敝舊
雨不來孤擁臯比益無聊賴今年擬俟八
小兒服闋後即為畢姻從此婚嫁事完亦
不能再為兒孫作馬牛矣

寄王春崖

春風轉物膏澤及人想閣下茂實循聲其
所以補助天和者將合雷雨而兼施之不
僅陽和在抱而已往時河工除授原不以
常例相拘倘欲憑藉設施以為保障亦何
不可即領此一道福星耶弟入春以來體

氣日益頽情蜀岡花事亦未嘗少與周旋
亦殊令東風笑人耳

寄方茶山

自吳山分袂後今已鷓鴣載移矣聞先生
潔身勵治民望蔚然人言西江水清如先
生者真是樂府君清徹底矣弟年來寄跡
維揚苦戀臯比殊堪自笑且揚州近時光
景亦日敝一日竟做了繁華二字題反面
忽忽春歸但見落花芳草而已

寄廣省堂

前得手書極承慰念殷勤感荷無已昨聞
楚南移節違侍更遠惟諗閣下威德信行
民苗驚伏足慰勤企弟年來衰病日增朋
尊亦息臯比坐擁舊業徒荒每諸生問難
而前不啻如啞羊僧茫茫慚謝而已如此
光景不識閣下又何以加之策勵耶從前

駐節皖江時曾有四詩寄正後聞其人他
適恐此信業已浮沉今特另抄寄固知過
時之雨失之太遲然正欲閣下一念此時
情緒耳至湘潭張令係弟總角至交真能
以文學飾吏治者渠非急於求知亦弟願
閣下知屬吏中之有是人也

寄改七齋

前得手書復荷多儀之享是何其詞長而
心鄭重耶承說繆園蓉塘筍香諸君垂念
之故輒令懷知感舊棖觸於不禁特是味
莊殂謝以來陳跡僅留風流已歇南園申
浦殊有車過腹痛之悲其蹢躅不前者半
由於此且年來顏唐已甚意思都無曳踵
拖筭亦復何樂請與諸公期之倘得邀天
之福使脚手稍自輕便必當來覓舊遊亦
不肯作老頭陀蒲團枯坐也

寄張古愚時為南昌守

久不得手書不知王益州治狀何似惟想
聚賢之典所謂德義有聞恪謹匪懈者以
此相期而已然閣下久典大郡似宜早膺
茂典以式羣僚乃今僅一卜鶯遷者何也
南昌故郡未識珠簾畫棟猶似往時否乎
兩郎君能讀父書聞往年皆誤中副車來
年定乞得九烈君為染衣矣弟自違慈蔭
又悼鰥居年來衰病相仍顏唐已甚追念
南園醉月時其光景尚堪再憶耶因小裳
遊粵道出豫章敢布區區

寄蔣礪堂

維揚話別寒雨方濃依戀之忱不能已已
伏念閣下無思不服所到皆春雖兩粵地
土蕃衍民夷雜居誠一旦濯以清波照以
明燭則訟獄衰息盜賊弭甯風俗有不駸

駸日上者乎此間河事聞李家樓業已合
龍倘得河伯效靈無倒灌之患從此東水
攻沙之策可以復行不特南國民生藉以
蘇息即維揚財賦充物可期此又大君子
為國為民之心可因而稍釋者也獨弟衰
態更增支離莫振即有時強近筆墨而截
章綴句意思都不見佳此豈賣文為活者
所堪有此光景耶相見何日積眷滋深惟
萬萬自愛為重

寄王春崖

接奉手牘如瞻吉雲知抒迎養之忱藉慰
承歡之慶家庭聚順百福攸宜披覽之餘
載欣載頌弟前聞閣下攝篆淮徐之信肅
函申賀即以福星一道相期及 恩命寵
頒果符鄙頌從此開藩建勳為 國家匡
濟之臣垂光蜚英榮問斯暢即或艱鉅之

任有費擔承然副以閣下四通八達之才
度亦綽有餘裕所望以小心出之以實力
持之庶精神尤為遠到耳辱承知己之愛
因敢直貢愚忱至於彭城邗上本屬一葦
可杭雖雁遞魚傳不無阻越但得雲樹之
咏時憶及之亦如數晨夕也

寄萬浣筠

吳門晤別久闊音塵飢渴之思每殷寤寐
稔知上游器重委任綦隆雖不免公事賢
勞度雖處囊中固無不脫穎而出耳昨聞
以儀徵相任其地亦積疲之後得琴塢為
之整頓頗見眉目今復以槃槃大才主持
則平政刑警遊惰從此桑麻交蔭絃誦相
聞斯地斯民何幸屢得此賢長官也舍舅
楊玉圃因蒙賢主人之愛款洽甚深今聞
騶從賁臨尤為雀躍惟望閣下關心舊雨

借以新枝便如入化城得生安穩想矣用
敢先為導引無限瞻依不宣

再寄賓谷

昨家香竺以餉差回曾具數行奉達左右
度已徹諸清聽矣時則適逢上巳幸會羣
賢訪古於雙忠之祠修禊於梅花之嶺少
長咸集觴詠迭陳蓋自題襟雅集以來無
此舉者十餘年矣故特傳諸簡牘用慰素

心其後山尊繼至米樓復來而陳受笙史
仲仁輩並皆後起之秀即令弟式如中翰
亦得拉入其中櫻桃之廚甫開芍藥之筵
又啓雖空囊如洗而特富於朋尊雖衰白
日增而猶豪於篇什恐閣下聞之亦未必
不色舞眉飛欲徒付之軒渠而不得也五
月將來荔枝行熟倘念故人或綴炎天冰
雪句以解老饞感惠多矣

寄項秋子

小棠回曾託致數行想已鑒入天中節近
懸天師艾佩健人符自然年健一年也今
歲逢屆古稀人生難得雖不必張筵奏樂
效世俗所為然賢子佳孫洗腆致慶禮亦
宜之即吾輩亦可盡酸子人情作小詩奉
介耳不識吾兄能一笑許之乎

寄伊墨卿

頃聞駟從已到杭州且即有來揚之信聞
之歡喜無量此間都人士之相望固不待
言即山尊蓮裳亦在此權作寓公而劉芙
初陳碩士又時復往來其間合之桐生劍
潭漪塘秋竹諸君大抵會必有詩飲無不
暢現在纔過消夏第一集倘得閣下到此
間則河朔百日之例斷不肯放鬆吾輩亦
得飽飫清風以消熱惱豈不樂哉茲因尊

紀某赴浙相迎故一切相思之忱俱待晤
悉而惟此迫欲見之意有不禁踴躍其誠
而出之者惟鑒察是幸舟行想安穩不宣

寄張船山

渴企已極正望行李之來得以一握為笑
耳乃往來俱左豈不悵悵然讀留別詩已
如見我老船踣跳而出也聞在山左意思
都不見佳固知熱鬧場中要作成一慣家
良不容易倒不如窮翰林冷御史任憑我
臺閣生風不致為人牽掣耳此番歸計度
亦無可如何而小山雅意留賓只好得住
且住幸太夫人在蜀有令兄光白侍奉起
居正須稍定脚跟或徑返田園或再圖出
山之計且看光景何如否則恐歸田一賦
亦非草草可以完篇也

寄孫淵如

憶昨歲楓橋酒次乘醉歸船已不覺鐘聲
夜半矣時光易換忽又秋中弟因積病纏
綿偃蹇殊甚消夏之會雖有賢賓主如船
山小山者亦不能往踐其約即可知弟之
光景矣前得來牘敢忘報章奈日在稱藥
量水中致稽時日茲已桂輪剛滿矣而夢
華屬製之壽文甫能脫稿恹恹草草尚欲
來同日而奏霓裳知不免為眾仙所笑也
外附不腆用代祝延即候起居不莊不備

寄龔閣齋

春間騶從來揚得攀小住祇緣行旌告促
芹獻未申殊歉然也大江東去帆色日佳
惟傳有荏苒之警想足下一肩行李有何
可羨而窺伺及之亦徒見小人之無忌憚
也比聞下車伊始政聲卓然以大好山水
之區為親課農桑之舉復能潤以風雅被

以絃歌從此盜賊革心訟獄衰息豈不甚
樂所念官齋貧况竟要徹底皆清想吾輩
十年讀書一麾出守正須留此本色方不
負齋粥中出來也

寄張芑堂

曜靈促節嗣音久虛望望蒼葭在水不勝
一方之慕伏想著書之暇游涉無疲高仲
恭之精強馬文淵之矍鑠君以學力出之
吉貞之契不將與金石比齡哉弟憂患屢
遭衰疾時作支離脚手頗似爬沙之蟹勉
強橫行而螯腹已空正不堪付秋燈一照
耳琴臺舊雨寥落亦甚近惟書屋一人雖
兩耳失聰尚自勤勤於學春漪著述多經
校錄付刊甚難得也若先生等身之業固
將千古期之然禮堂定寫惟望次第流傳
以為先覩之快天氣苦寒起居愛護不宣

寄五弟

屢得吾弟書而未及奉報非懶也直忙耳
年來心力既不如前每一拈毫必要苦思
力索及到神疲意倦又不得不暫息片時
然舊債未了新債又催細思之亦復何苦
如此乃又有不得不如此者故到苦惱時
輒不禁啞然自笑也聞吾弟舊恙亦時發
時止為人作嫁不知何日息肩度此時已

非少年光景而猶欲日日熬辛受苦任重
擔驚亦何怪病魔之纏繞耶讀東坡闡子
由瘦詩相看會作兩癯仙還鄉定可騎黃
鶴試舉此言真可為吾兩人寫照也白頭
兄弟尚復有何奢望但得茅屋三間青山
一角芒鞋竹杖安穩以送餘年似乎亦非
難事然一再思之豈易得哉寫至此因思
往日與吾弟在嚴江舟中望山上人家雞

犬蕭閒為之浩然三歎

寄尤水村

殘暑未退涼雨俄生秋清如絲意狀淒異
聞先生詩心畫理健進非常真足為人發
皇耳目也頃墨卿太守來揚因小病休園
時同旅語往往繫念先生輒為神往今因
赴補北上倘使得從民借重到江南又可
結一重書畫緣矣前厲香樵有看秋荷之
訂因墨卿在此又有耽延且俟琴塢到來
再商行止

寄七弟

夏間得手書即擬裁復而筆墨塵積愈洗
愈多終不能成而止歲且暮矣每聞獨雁
叫羣心焉切怛自念一二兄弟不能常常
聚首徒飄泊於天涯地角間乞食依人亦
復何樂况五弟今年之變尤為痛心築室

方新而落成無主謀人正熱而撫骨已寒
每念及之輒為之哭失聲今吾兩人相望
白頭願保黃髮幸自調攝以慎歲寒聞桂
姪習錢穀之術已漸有成且其意度豁如
亦不肯依人牆壁者俟其得作替人吾弟
亦可漸尋退步將來惟屬其無見小利此
便是一生大受用耳今日欲往揚州行李
已經下船凌犯嚴寒不勝悵惘草草書此
亦欲吾弟知我悲也

寄梁山舟

今年司冬妍暖伏諗老前輩大人頤和履
泰攝養咸宜曷勝忭頌前澄谷所屬重訂
理安寺志某因經年病卧體益衰頹因將
未經了手者已屬倪米樓更校刪之承渠
細心斟酌頗能詳簡得宜敢請老前輩即
加鑒定或懇先賜一言以冠簡端即敘明

增輯原書之旨以見靖江先生搜考之苦
心即澄谷亦可告無罪於作者矣并原書
奉呈肅候起居不備

寄那東甫

關塞阻躋音書易闕知閣下固眷眷於僕
而僕亦無日不繫心於閣下也子月中旬
唐令來得荷手書并承惠銀及墨搨三種
木落天寒忽逢春及足見故人情重矣所
書文成公行狀暨伊江廟碑雖祖德前勲
不敢自居撰述而誠孝之意皆能於筆墨
間貫之實有魯公家廟碑氣象至其他碑
板文字頌祗格漠天骨森竦全似古人不
意相別十有餘年而文章典重書法渾成
此真令人瞻視徘徊歡喜贊歎者也聞蘭
陽往時亢旱而德車一到禱祈交應賑恤
兼行卒能轉歉為豐歲乃大熟比惟協氣

時至陰陽以和宿麥畢登羣生饒樂而閣
下得以奉侍板輿白髮康強他時興慶班
行必有如張齊賢母出入禁庭卽
朝廷亦羨為婆婆老福者豈非太夫人德
壽之徵而亦閣下人倫之慶哉惟聞燕豫
之交妖人煽亂致勞天討特命戎旃想
此釜底游魂不過徒膏蕭斧惟待尅日蕩
平上以慰宵旰之勤下以奠斯民於衽
席也

再寄那東南

正月間阿鹺使處遞到手書知去歲一函
已登記室諸承垂注感慰無已并聞經營
衛滑間戎馬周旋賊匪全經撲滅風傳吉
語雪洗妖氛以受聖天子不次之恩以
踵文成公非常之績逖聽之下如被餘榮
所承抄寄奏章適與洪桐生貴仲符汪劍

潭諸人續修吟事踴躍傳觀擬各賦新篇
以頌 皇上睿算之神以表宣力諸臣膚
功之捷俟同人賦成之後彙齊寄覽雖不
能有豐詞宏筆鏗耀古今然因事敷陳要
亦不失詩人之職業也僕因春氣回和復
因以藥力扶持精神稍能振作而阿鹺使
亦挽留再四不得已仍滯揚州既不敢有
負高情抑亦藉為救貧之策而已惟聞閣
下移督畿輔積虧之地補救為難幸賴
皇上體察情形皆經洞燭但得閣下實力
維持以隱為釐剔九變復貫庶有豸乎

壽沈梅村

歸田二十年而始見懸車之歲為林泉老
輩作風月福人豈非極神仙樂事哉弟以
支離之疾不良於行未克與眾仙羽奏霞
觴同唱霓裳之曲敢陳小詩四章比之里

有正味齋尺牘

卷下

三

潭諸人續修吟事踴躍傳觀擬各賦新篇
以頌 皇上睿算之神以表宣力諸臣膚
功之捷俟同人賦成之後彙齊寄覽雖不
能有豐詞宏筆鏗耀古今然因事敷陳要
亦不失詩人之職業也僕因春氣回和復
因以藥力扶持精神稍能振作而阿鹺使
亦挽留再四不得已仍滯揚州既不敢有
負高情抑亦藉為救貧之策而已惟聞閣
下移督畿輔積虧之地補救為難幸賴
皇上體察情形皆經洞燭但得閣下實力
維持以隱為釐剔九變復貫庶有豸乎

壽沈梅村

歸田二十年而始見懸車之歲為林泉老
輩作風月福人豈非極神仙樂事哉弟以
支離之疾不良於行未克與眾仙羽奏霞
觴同唱霓裳之曲敢陳小詩四章比之里

樂聊以佐老壽星嘔劇何如

寄陳笠帆

前日騶從過揚得接款談殊慰飢渴嗣聞
撫閩未久即承 恩命移任浙江福德
所臨欣忭無已惟是昔荷絃匏之契茲蒙
育被之加竊幸數載以來獲隸宇下者非
緣心契即與舊交黍雨棠陰滋培遞及而
礪堂制使仁施更遠民望尤深雖山水阻
躋而謳歌未息弟不敢以前人規矩繩及
大賢然念蕭規曹隨故人有述或亦大君
子所樂為留意者乎浙土頗尚樸勤無八
閩健鬪之習但得仁風流洽自然日有轉
移則風俗之成定卜有殊於曩日矣弟蜀
囊本乏江水難盟歸田以來全仗筆耕自
給今即一身得臯比之託而子弟輩正不
能不謀口頰之糊則所望於高賢之庇及

於一家者正不少也

寄孫淵如

久不得奉起居殊增悵結全唐文現在發揚繕刻但館上諸公既以此事相委不得不任校讎然世無天祿之書又家乏祕藏之本惟望高賢戾止多攜副墨足佐搜羅使他日天府儲藏畢臻美備庶可盡臣子文字之職亦得仰慰皇上稽古之心卽有唐諸人亦當銜結於無已者耳今夏積疾稍舒始得從事筆墨而船山旣逝墨莊復殂雲松前輩又返道山日惟哀輓之詞相徵亦殊增悵悵而已

寄屠琴塢

騶從來揚忿忿未及罄述然細想先生心事卻有許多飢雁哀號光景令人殊酸惻也日來賑飢一法部署何如譬如菩薩慈

悲但得將疲極之眾送入化城其餘化生
卵生籌量所不能到者只好聽其自安生
活而已頃王君來云拙集十八卷已蒙付
刊厚意高情且慚且感但醬瓿宿物吐棄
可知尚望大力護持加以弁言便是勝過
佛座前光明燈也

寄百菊溪

前聞秣陵返旆即將校藝西江日冷風寒

往來辛苦惟望起居節攝餐衛咸宜則保
護神明益臻安固實為天下蒼生之慶也
比來時將送臘一切數軍實而習威儀者
禮制相循固不敢加之贅述矣惟是 皇
上勤心宵旰每念介蟲小孽最足蠱惑愚
民思欲究根株而悉拔之往時閣下一番
蕩滌之餘業經懲創於前定不敢萌芽於
後所恐迷溺之輩藏匿轉深則所謂除莠

安良者別治之方殊難已已此固我皇
上安益求安之意而亦大君子所願體此
以同樂太平者也某衰病日增臯比自愧
猶幸相從杖履之後得一勉策疲瘵一切
文字之役不敢概從荒廢時或奮筆為之
茲特上紀事詩一首稍抒揚扝之情用陳
經濟之實伏望加之裁度焉

寄王鐵甫

秋濤茂才來得手書時書局初開諸事驟
難整頓而弟又新病之後短才長馭未免
局促終朝每晤琢堂僅得一問起居竟虛
報覆負媿而已然知先生閉戶自精名山
事業次第成就甚喜甚喜若弟則支離其
形者近復支離其神枯木不榮安敢復思
著述所示時帆桂堂船山先後零落惟增
嗟惋乃近年以來山舟諸老輩皆歸道山

葆巖墨卿又因時委化即味辛桐生雖在
人間而肢體不靈神明俱廢自思人生世
上亦有何樂趣而乃勞勞如此現在只賓
谷開府黔陽官場中可稱得意但相隔八
千餘里欲一通魚遞而不得何似先生棲
沖業簡山水相於有朋舊之歡而無塵雜
之擾豈非從神仙福分中得來者哉春氣
方蘇靈巖虎阜間正可頻通履齒新詩天
外跂予望之

寄伊墨卿

春間曾有一函奉寄諒經鑿入比閨里居
多暇課詩讀書或日臨草隸一二則以此
消遣真是人生快活事也乃傳言閣下有
出山之興者竊思吾輩雖處官場亦何曾
有一些官氣今幸歸田里即子弟奴僕亦
皆可忘却衣冠豈不甚善昔郤嘉賓好聞

人棲遁僕固非樂退之人竊念已久息閒
又何必更向塵埃中尋此擾擾若欲出山
後再卸擔承正恐無復有脫身計也祈慎
思之令卽以拔萃科赴試長安聞以歸班
將返雖無所得亦無所失將來芙蓉鏡下
須有及第時纜足顯卽君得意耳弟年來
衰病已深豈復更思作述惟所望朱梅坡
先生集至今不能忘情幸祈有以慰我是
禱餘惟慎時珍重不宣

寄胡果泉

龍山在望仰企維勤每與蓮裳道及先生
笳鼓無聲而綱維咸緝信乎詩書之澤長
也思欲來觀德政一話前歡而宿疾頻牽
衰疴莫甦卽此臯比一席猶且勉強支撐
又何能更過雷門一步哉今歲春風送暖
氣象一新惟願諸君子除莠安良與天下

同受太平之福即吾輩亦樂詠歌其盛耳
所愧心思日拙筆墨都荒僅此漁唱菱歌
粗堪演習而屠琴塢頗好為之刊成續集
八卷本不敢呈諸風雅之堂而久託知交
度不嗔為荒謬故敢奉呈台覽焉燈候晴
佳即申燕賀不宣

寄嚴少峰

自閣下來守吾郡德施惠行逮將七載一
旦聞欲去官人未有不為賢者惜者而僕
竊謂人生致身清顯豈能事事博濟乎人
今已以微罪行原不必更尋熱著也君家
洞庭山中舊業荒蕪一時度難營葺惟就
其有者而經理之但使荷花可被梅樹重
栽雜以楊梅枇杷烏菱紫萁之屬咸得以
時生活從此功名之事可付兒孫間作歌
詩以自娛樂僕雖老病猶得扁舟過訪相

與煮花豬剝螃蟹引觥大嚼而不醉無歸也明知荒唐蕪俚之言未足為先生述而鷗鳧既近山水相關亦藉破此塵悶耳束裝當在何日諸事無由報謝悵悵何如

寄李松雲

陳伯恭來揚述及老前輩因途次風寒起居稍有不適竊念此數年來蜀行辛苦至此始得近吾鄉蒙聖眷攸隆殊恩錫

被似此眠食小節不久定復如常不足致大賢之鬱鬱也昨得果泉中丞札稱其一時聚處相得益歡雖吏治民生不無軫惻然風雨既澍沾漑必多從此變化整齊漸為補救則蒼生之受福正無已時耳

再寄李松雲

奴子歸得讀手書伏見筆牘精嚴神明湛定知不足以有妨眠食也後聞移疾之說

已達上游伏念 朝廷嚮用方殷卽或有
事乞閒亦不過暫為休息計耳方今蒼生
在眼秋氣方清惟願保護起居以占弗藥
有喜而已

寄王師竹

三月歸杭即擬與先生一談衷曲而風風
雨雨屢致因循半誤於天時半牽於人事
至一帆欲發而終於覲面無緣徒成懊悵
而已前委書之件因出門時行李恣恣未
及詳審頃小兒歸祈另紙示之

寄魏春松

去臘辱惠手書枉承溫注蒙賜佳作猶想
見白塔灣頭停舟小泊如與故人晤語也
聞正月即補民曹度官事亦容易料理惟
草橋尋詩之地舊友都空尚能一鼓其高
興否弟頽唐不振今日始得奉此書慨然

百憂莫知所適老之將至如何如何

寄查小山

夏間得讀手書荷芟殷然鳧鷖在望倏忽
又換到西風世界矣人世間只此春秋佳
日而來往相催又安得不令人易老哉聞
吾兄近在都下與琴泉酒興甚豪此亦行
樂之一法若弟則病且輟飲正恐逼到一
滴何曾到九泉矣

寄徐山民

久不得手書而清風一紙宛然秋情與深
令人如濯魄冰壺世界矣南溪新築喜賦
移居三復惠詩雖摩詰之賦輞川陶公之
詠栗里不過是矣乃欲用拙書黏壁正恐
蟲窠草脚益之慚愧而已

寄阮芸臺

閱邨抄知承 恩命移節中州在 聖天

子眷禮攸加將使蒼生並蒙其澤故福星
所照南北均沾而弟則故里甘棠不覺惘
然於攀依之愈遠也然聞豫地風土樸誠
卽往時有自作不靖者不過迫於時勢所
驅方今豐年告臻大河亦靜閣下但嚴之
以教督動之以天良而後以文章之氣發
之和樂從容被於遠邇上以宣朝廷之
化下以見風俗之成他日如李贊皇之平
泉裴晉公之綠楚皆可於此覘其盛也弟
心儀德政恨不隨而為雲且念往昔同人
時勤夢寐如劉松嵐田園歸隱聞寄跡於
光黃間家杜村白首一官今且依於屬下
此皆閣下所熟習者倘晤時乞寄聲也

寄家杜村

春間令郎來揚獲讀手書備悉吾兄眷念
之情令人悵結無已竊念觀察之補雖不

足為賢者榮然由臬而藩而節鉞似乎從
翰苑轉階 朝廷亦慎重視之閣下健翮
方舒而前程甚遠當不必遽尋歸路也弟
往在揚州諸承厚愛酒場詩地莫不追陪
今則舊雨飄零言之每堪嗚咽而况弟屢
經衰病杯杓都荒即一席臯比慙顏已甚
亦何敢再論風雅之地哉頃聞芸臺中丞
來撫此邦此固閣下所素心晨夕者其不
敢以吏朱雲可知惟劉松嵐近在光黃間
弟久未通消息度先生必有所聞祈示我
為幸

寄李松雲

昨聞騶從已抵秣陵始知動定如常為之
歡喜無量猶憶蒼山話舊忽忽十有餘年
而老前輩蜀道集成動逾日月今幸
恩邀不次得使秦淮河畔重覩旌旗冬間

如步履^履可支便當力鼓衰孱來承顏色

寄家松圃

老疾侵頹久疎啟候伏諗吾弟精神健固
視聽聰明雖當坐論之年猶能酬報 恩
綸遠持使竹想見河工方畧水利機宜必
得老尚書親自履行方能使魚龍帖伏也
僕臯比忝竊自媿籠東往往瞻望旌旗輒
阻雷池半步今歲值懸弧之慶正思以一
字佐觴乃聞 朝命方催稱觥有待惟願
舉馬援矍鑠高允精強以期純嘏有常代
蒼生祝福而已

寄洪石農

京華回首談讌宛然忽忽卅年不勝思企
猶憶與漁門作餞之日閣下指揮畫理脫
手雲烟今則惟芝山得常晤耳而閣下垂
光虹霓正將絕塵而上之又豈支離其形

者敢思躡步也哉然聞燕閒之暇每於鄙
人名字時復眷然可見大君子過念前塵
不忘老物令弟益之繾綣而不能已也草
草奉謝書不盡言

寄楊邁公

述職言旋敬聆 玉音問答卽擬上
聖主得賢臣頌而又自愧非王子淵也別
後想騶從即可抵浙一切人情風土度久

在洞鑒之中惟念此時物力艱難所望訓
之節儉而已若弟者家本無田貧原故業
只此東臯數椽亦自募化草堂貲得來且
喜井里相安追呼無擾明年自當懺除兒
女債以來為君子氓也先布區區伏祈照
察

寄沈梅村

夏初判袂梅霖正未已也忽南風一到竟

透晴佳今年遂能普慶豐收豈非天賜之
福哉比想大兄老健勝常當此時告順成
定使魚舍鷗鄉亦增顏色正不獨琴尊之
樂事已

寄黎湛溪

霜信秋高黃花水落所喜河壩無事正當
酌酒賀重陽也惟想閣下遭際 聖朝得
膺寵寄而河渠一路定能呼吸通之特比
載宣勞勤劬 國事恐不免雪卻元髮數
莖耳弟忝附名場實未見古人門戶每論
風雅時復惡顏近且病枕侵頹久疎筆牘
所有舊時刊布魚殘鼠啣了不關心乃承
閣下辱念及之謹補其遺缺先以奉呈但
辛苦一生未識質之先生尚不致貽笑僮
父面目否

寄秦小峴

三月間繫榜錫山聞先生設講雲間是以
有疎進謁昨晤雪廬始知文從久經歸里
眷懷杖履想當此佩萸餐菊益健精神矣
若弟則積疾侵頽舊游寥落自念臯比一
席豈能視若菟裘無奈欲退未能亦正如
小鳥號寒得過且過而已

寄嚴少峰

三月間舟過吳門知先生已卜新居但家
具方來恐祭竈請鄰都煩部署而弟亦忝
忝一過未暇流連故不敢徑造竹所也比
聞輞川華子幽築已成時復料理田裝布
襪青鞋俱從所好惜僕病廢之餘不能步
屨相隨臨函悚切

寄李松雲

薄寒初告小雪旋催公事賢勞務從宣節
小兒輩粗知塗抹累竊榮施小草螢光方

憂負乘而乃過加藻飾重以遠期固知大君子垂愛之私但不知其克酬盛意否若某則衰頹日甚手腕不靈捉筆爬沙徒增浩歎而已

寄張仲雅

湘水能清竹枝易怨此非騷人之遺意乎先生以詞家風味而相賞其間得不聞之愴惻也然聞北地絃歌之資雖不能有餘然亦可以無累倘明年得遷一秩便可竟賦歸田未必不是善策老年餘興但得闌入漁樵局中者有幾人哉

復趙味辛

弟宿病日深勢難乞靈草木承示徽州江君行醫頗著神效第以懶於延訪尚不及一叩國工之門也惟所賜瑤章尚虛報和近始得於病榻間勉強續成然不能少加

思索終是氣力限之耳

寄黃左田

蓮府歸備述起居知改任容臺仍復侍奉
南齋不無清苦然閣下身邀主眷優禮非
常每當大典掄才抽淪掇潛其所賴以陶
鑄而成者已極英才之盛此豈非 聖主
賢臣之知遇也哉獨僕老病侵頽瞻望玉
堂如在天上不得已借此間臯比一席少

息疲癡然行作退堂僧又不知何人來消
此蒲團供養耳臨書覲縷率臆布呈諸惟
亮察卽候起居不盡覲

寄諸撫堂

花朝勝日得讀手書備悉韶景增長暖風
送盞羨羨惟聞三月以來桃花水盛津莖
潤葉不無時雨過繁未識蠶麥告登尚能
春收無恙否某餘生偃蹇枯坐臯比亦復

何樂聞閣下花天酒地不辭杖履往來尚
能不疲於酬接殊為健羨寄圃春間過揚
僅偕一晤某本懶人更無熟著惟有得躲
且躲而已

寄繼蓮龕

昨者維揚一聚能使數年來別離之感盡
豁然於賓筵酒座間豈不賴先生之豪氣
有以勝之哉輒謂騶從此來不特謝傅蒼
生都煩管領即此竹西鼓吹間其足關民
生休戚者亦正不少耳可惜船山蓮裳同
時殂謝虹橋黯黯竟無此人水冷雲荒言
之蕭瑟

寄韓筠舫

去臘辱惠書得荷圍爐之助足見閣下餘
光炯照不止惠及蒼生即吾輩亦同邀煦
被矣惟舍弟若愚貧棲已久餽粥都難竊

思閣下垂念故交度皖江繁會之區亦筆
札所易宣或不忍欲其忍飢讀離騷也農
事方興田功伊始敬亭山色瞻企惟勤伏
願大君子為國為民千萬自愛

寄曾賓谷

前歲述職過揚得尋歡會可惜紅橋白塔
未盡流連亦謂一赴羊城即可頻通魚鯉
而乃君恩寵逮開府黔陽雖冕笏清嚴

愈高地位然人生有幾相見而一別萬里
動隔三秋我勞如何能無戀戀後聞邸報
始見蒙恩予養已過盱江子舍承歡得
見太夫人齒髮精強神明堅定自此起居
八座燕喜東都上壽稱觴可率佳兒釋春
慶也弟以末疾侵頽動形支絀然自此雲
山無阻不難情素通之而猶復遲之又久
者誠以欲論撰述而精力已頽欲數朋友

而凋零日甚雪泥賸在雲樹飄蕭尚何言
哉尚何言哉竊念先生畫錦堂開南陔雅
奏當此羣仙高會原不可下論於月人而
弟亦有所幸者往時學生少子獲嗣卯君
今歲竟叨一第矣昔紓棣鄂之懷今慰令
原之感是弟之貽及後人者即可以告我
先人也已豈非私心所竊喜哉

寄趙斐臣

吳天一別久闊起居想吾兄固知弟之病
且懶也今年九兒僥倖科名忝居鼎甲此
固意想所不料亦算是兩家福氣耳然內
而長安居不易外而八口嗷嗷熱鍋兒頂
上頭來正不知作何料理然如弟往時閱
歷乃吾兄眼見過來今渠既到此地位只
要牢守此翰林規矩不過清貧二字而已
可惜五弟早忘不能令其歡喜筆寫至此

淚下如縻

寄鄒論園

潮音涌處快意風來記憩高齋真令長江
無六月矣吾弟安樂無事日作三山主人
豈非神仙福分哉前鵬兒渡江未邀款晤
返蒙追餞及之只此一路福星勝過於祖
生先鞭之贈矣廷試竟成鼎甲感何如之
故先述以報達

寄盧南石

三十年春明來往見先生上參機要身掌
度支眷顧之隆遭逢之盛仁待於黃紙上
書名矣而弟自乞養歸來憂患相煎支離
成疾晨鐘已動為歡幾何徒惘惘耳尚何
言哉乃今年兒子輩計偕北上僥倖科名
承先生惠以春風收之桃李燕論之暇猶
復辱憶前遊竟令文字場中猶知有人間

老物也因敢附陳近狀聊佐軒渠 國事
賢勞惟努力自愛

寄葉琴柯

驂鸞集就固知先生風搖霞舉欲與桂管
爭雄但不知十里荷花亦能不改西子湖
頭面目否讀來書猶憶及二閘之遊可見
吾輩雖相隔十有餘年獨至山水性情依
然故我先生行持節鉞正當念念蒼生不
比弟鷗鷺為鄰有何繫著而乃天公見妬
手脚支離正覺跬步江山有如雲漢承索
續刊諸集才疎意澀蕭索可憐敢因香谷
使來藉以奉獻不宣

寄蔣礪堂

自前歲維揚卧疾荏苒經年不特札牘全
荒即此身亦幾與草木同朽矣比來始得
收召魂魄其能奉書於先生之前者猶惴

惴乎有餘生之懼也然聞一切經國惠民之績其所以懸懸於心目間者亦孰不如見古大臣之風烈哉此不特為斯世斯民之幸正見我國家登崇俊良實能使賢人君子仁義是修紀綱是飭以共奮起於此位也伏見古今來身遭際遇為史冊所足傳者如唐之裴晉公宋之范文正王沂公莫不皆原本文章發為經濟方今聖

人在上一時封疆所寄悉以翰苑付之如兩浙則有孫寄圃之靜鎮兩湖則有阮芸臺之茂學浙閩則有董觀橋之廉明而先生權衡兩廣宏總上流以不二心之臣合一時同心之侶休養生息以為我國家太平之助近聞李松雲又得以不次之擢建節滇南此其蘊德在躬而尤老於吏治必有足為蒼生之福者從此互相匡濟一

於治平則邪教不足憂積虧無足慮推及
於蒸民江漢之盛以馴致於方叔召虎申
甫之功亦何莫非我 皇上用人之所致
哉弟積疾未蘇而視蔭朝不及夕幸賴諸
君子功德所及措之於衽席之安但願民
物浩穰飲食優裕以日遊閭閻之內為斯
世之幸民藉畢此生而已因聞諸君子霖
雨之施聲聞之美輒進一言以祝誦之恕
不備述

寄張古愚

晴陽助媚風雨不生數年來正難得此秋
光也聞豫章樓閣勝者百數松屏先生主
此數年未識日夕登臨猶不捨此時風景
否每念松雲前輩五年蜀道幾乎臥治淮
揚一朝身荷 主知即蒙不次之擢節鉞
所寄曾不需時以先生之才度未有不即

推為時望者當此之時庾樓明月賓從追
陪正恐老子興復不淺耳若弟則桑榆暮
景蕭瑟已成不過一席臯比餘生暫託撫
今感昔回憶南園酒話時知先生亦必代
為惘惘而已

寄諸撫堂

黃花已放楓葉將催幸杖履之清閒樂親
朋之情話湖山在望亦誰家不買酒醉重
陽哉聞家鄉初以寒燠不時頗憂失歲及
得西風振爽一例有秋吾輩身歸田里他
亦何望惟願保此餘年以享太平之福也

寄汪春田

久不見元度而高情古誼念念在懷伏想
著作名山更勝於卅年匡濟矣聞名園已
賀落成花竹之饒禽魚之美真是福地仙
都可惜弟塵俗日增不敢與靈山覲面耳

弟自七月以來腹疾卧牀殆將半載而醫家多言非交桂不能見功知吾兄處頗有什襲而藏者珍滋之品原不敢妄有所求倘分刀匕之餘而使良友有回生之助當亦先生所樂為救援焉謹此布懇即請邇安不盡

寄翁覃溪

清鵬歸辱荷賜書知先生視聽精強神明

敦固靈光在望且慰且欣所愧者函丈追隨四十餘載夢煙一席兒輩亦得餘榮寵及流被玉堂而某經學日荒舊遊莫接欲如抱經先生須友名齋又安可得哉蒙以臚唱日清鵬得第探花賜詩見寄某因先有和劉金門作不及依韻次呈故敢另錄求正來教云夫子廟堂碑其新出本陳笠帆處有之某向其覓取俟其寄到必當賦

呈總之比年以來為病魔所纏竟非醫藥所能補救有荒簡牘彌用惘然

寄黃左田

清鵬歸復讀手書備承殷注中情排然且慰且感聞今年北雪早寒伏諗侍直之餘起居清豫洵足以奉龍光歌燕喜也辱示益齋集神韻高遠雖亦取味於眉山而要皆從胸臆中來要非他人所能窺測者僕支離已久老病日深不能更求其絃外之旨加以引伸姑就其往時情好之所同者而略言之度覽者定能知我心耳其一切感荷之情清鵬還都定當備述諸惟千萬為國自重不宣

寄曹中堂

某頓首清鵬歸辱承惠書垂問勤拳且感且媿承示一品集成原非揆度高深敢為

妄測况有覃溪先生訂定於前又何必某
復引伸於後惟念先太保舊蒙知遇而大
君子又早訂知交不以蘿衣之懸遽生分
別故敢謹承尊命僭附一言因清鵬假滿
還都奉呈鑒察並請台安

寄那東甫

今年北雪早寒聞開冬即逢三白明歲定
可卜有年也前清鵬館選後即承有授餐
之訂今得重來都下僕以如果承講授自
然一家眷屬契合尤深當不比玉堂故事
而已僕夏間即櫻腹疾至今尚復糾纏近
值隆冬愈形委頓前所懇交桂或可望其
回生如可得之藥籠中即交清鵬寄來千
乞千乞

寄顧南雅

積疾侵頹久疎啟候乃辱書先逮垂念勤

拳省覽回環感何能已蒙示大作試帖諸
篇超然絕塵實能相餉於色香而外有非
可於此藝求之者承命序言猶是偶俗之
文恐不足為重也今清鵬幸得從先生遊
但望時加誨飭得繼師承弟特有厚望焉

寄張水渥

三十年舊雨而恣恣話別乃荷兼金之贈
妙墨之投徒以苦病相乘致不能少敘情

文一申縮結江山過眼如何如何別後復
患暴下纏綿不休醫師言必須得交桂可
望救療而此間竟不可得是直待死而已
方制軍禱雨文本擬製成寄去無如病竟
日沈且其原書弟亦未經細閱故已作書
致之欲乞再賜詳觀雖弟文不足稱而其
事固欲貞之不朽也吾兄未知何日抵保
陽俟弟宿病稍痊當以一函奉慰

寄廖復堂

傳聞令郎之變慘感不可言人生事事皆
從憂患來到憂患已成真是無可奈何此
種因果恐佛菩薩亦無從以達觀二字盡
之算來惟有勸先生忍些老淚而已至清
鵬此次來都某以先生當此之時豈可再
來奉擾故且令暫寓那東南處至從遊之
願後效方長不在一時之合并耳弟積病
已成怕有鬼伯來召惟詠陶公詩云銜戢
知何謝冥報以相貽也

寄曹定軒

都中同人寥落聞可亭倉場之任亦大費
周章算來尚是虛垣翔步青雲可稱得意
而吾兄一官不調老作黃門或者不鳴則
已鳴則驚人弟今年為先人料理葬事
因兩代松楸均須卜吉殊費經營雖青鳥

家言未可憑信然藏風聚氣以求體魄之
安知程朱諸大儒所謂則亦為人子者所
當自盡耳

寄查小山

梅炎溽暑蟲熱惱人鬱悶經旬致成重腿
之疾今且車輪曳踵矣消夏之約天實妬
之非弟之敢於食言也聞船山承推宅道
南墨卿亦停驂巷北諸君子皆接踵而至
乃以晨夕素心者竟不得與其間豈不悵
悵然弟衰頹之態日甚一日揚州亦非可
久居者今冬俟八小兒畢姻後即算婚嫁
事完不能再為兒女子累矣其時偕二三
舊雨結伴出遊竟來同作寓公當亦是山
靈所許耳弟嘗擬齋榜云就鶴分俸從鷗
乞盟請為閣下述之即可知弟之心跡也

答徐斗垣

韓江話別正在綠楊城郭間今又漁洋賦
秋柳時矣渴企方深魚書忽逮得諗起居
安適快何如之承惠再造丸竊念衰頹已
甚原難從草木乞靈或藉此追邪去風將
來筋骨能強再當曲踊三百以謝

寄曾賓谷

閣下暘谷升暉靈河瀉潤節鉞之寄亮不
需時尤羨所過名區輒留題詠庾樓明月
鄂渚西風皆有好句從天際飛來惜不得
先覩為快也

簡江石生

兩荷枉存以病後畏風有失迎迓歉甚大
作迭經盥誦詩之清妙不必言文之跌宕
處似歐而議論風生又似大蘇委製鷗波
小草序言草草塞責然久習江湖頗知鷗
性點綴一二語幸勿嗤為風波之民也

寄繼述之

水村先生來杭因其忿忿渡江未及奉函
鈴閣歎何如之比諗老公祖江介周巡藩
條兼攝清風扇發大惠沾濡正不特廣廈
萬間洪河九里而已登高勝踐風景殊佳
賢主嘉賓盪一舟於西子湖頭紫鱗黃花
盡供詩料龍山之會定不殊斯惜不得陪
侍清遊一落參軍帽也

答顧星橋

湖上勝踐杖履從容想撥霧披雲已踏遍
兩峰三竺間矣圭峯記遊圖弟雖不得身
與其中然承諄復囑題輒成四十韻呈正
不惜覲縷言之者亦仍是道吾兩人踪跡
也

寄章桐江

騶從南來以卧病積旬不獲一展良覲惆

悵無已既乃滇南萬里鱗羽參差每望停
雲不勝天各一方之感昨聞恭膺簡命
移節江南一得此音不禁狂喜在閣下經
濟之用固自隨地皆宜而吾輩舊雨關心
正覺樂數晨夕也吳地雖稱繁劇但加整
飭見效不難大抵儉以教民嚴以馭吏在
目前而論固屬老生常談然循習久之可
以變化風俗惟在大君子加之意耳

與何硯農

百粵之地民黎雜居驟欲撫循亦殊不易
閣下高掌遠蹠權恩威而並用之則感發
興起度甘棠之頌未嘗不可譜入彛歌也
前聞令弟之戚至今鬱鬱甚歡雖其詩集
業已刊成可以傳之不朽獨是京師聚首
曾幾何時生者萬里歿者九原自顧一身
齒髮凋落昨歲又值先慈棄養風木之痛

自謂不如無生今歲始得謀窀穸之安使
兩代松楸同時卜吉終身大事藉以捫完
從此可草笠芒鞋以畢吾世而已

寄那東南

去冬先慈棄養辱荷唁言兼承厚賻正擬
卒哭後即來袁浦一展謝忱并申數年來
離別之感乃聞河防未畢塞信先催追送
末由令人黯然消魂而已然閣下但能守

忠信二字無改故基則

天心轉移晨夕

可待古來如唐休璟郭代公諸人皆從萬
里歸來卽膺殊寄而况君家和羹衣鉢何
嘗不從患難中得來哉所念太夫人板輿
就養席未遑安又復遄歸在人子之心未
免稍形跼蹐耳僕自痛心風木齒髮益衰
俯仰景光幾不知人世為可戀幸今年經
營吉壤得永先人體魄之藏從此算了卻

一生大事惟望 賜環有日弭節重來一
畢此談可以無恨惟念浸齋話別與手山
輩終夕婆娑直覺向時哀樂何其多也

寄唐陶山

新正六日接手書春到江南髣髴一枝郵
寄也年來提倡風雅者苦於無人名士風
塵飢驅寥落聞先生一麾出守五馬從行
便令野鷺閒鷗亦增踴躍此提函負笈者
望風而驅但區區傳命之人正不免手腕
欲脫耳

寄蔣中丞

別後知騶從已於臘月抵京瞻近 天顏
晝日三接 明良合德千載一時媿非王
子淵不能作 聖主得賢臣頌以上也聞
朝元會罷卽已 陞辭一路春送旌旗祥
和豫順度二月初吉可卜父老歡迎矣弟

以邗江相促即擬月底解維誠恐波路參
差未諧良晤故敢預端尺牘用布區區

寄錢裴山

聞膺簡命移撫粵西霖雨之施封疆之
寄固知隨車布澤觸手生春桂管之間莫
不前歌後舞矣往時汪首禾寄書云此邦
山水特竒賓客不來風土人情可以相安
無事大略鎮之以靜而馭之以恩只在上
之人不事更張即可以培養元氣也戟門
清暇燕寢凝香桂海志成驂鸞集就請以
此當驛使一枝之贈何如

寄沈梅村

今年春事已將及半而峭寒特甚花信闌
然未識起居何似詩情不落寞否烏程釀
熟度亦惟日飲亡何而已弟因去冬經營
窀穸日在風雪中山氣多寒浸滲入骨春

來陟發至今步履維艱風吹欲倒只有慚
崔九作孝耳

與品蓮上人

大雲屢被正欲芒鞋匍匐來展謝忱而足
疾相牽又淹旬日至跛而能履邗上已打
權相邀不得已扶病遂行亦只為窮子寶
船都難割捨也然兩淮光景近來風慳雨
澀一滴皆甜知天眼定中早能照破特吾
輩跳不出揚州夢耳藕花開日即當歸問
真空不識一帖清涼能作迷方之導否

簡蔡松原

蠶天宜暖麥候須寒此數日間宛然分風
手段碧翁翁真狡獪哉本擬奉邀話別但
此地不特木瓜味劣而櫻筍亦復憔悴可
憐敬具一樽聊佐賢主嘉賓清談雅酌

寄曾賓谷

羊城往日頗逼海氛自聞慈力高強外魔
盡皆摧伏近已變作清涼世界矣而揚州
光景大不如前方知風雅主持正要神仙
福分曩日風月都被閣下占去剩吾輩極
苦惱人到此鮑明遠作蕪城賦時尚是依
人作活豈不可笑

寄范支巖

春間兩臂相扶一談殊慰別後聞起居已
甯帖矣弟則跼蹐不已直至揚州偃息多
時尚是車輪曳踵也吾兄習家鄉之樂負
齒德之尊蔗境甜多硯田收熟一生福分
才算天上神仙豈比吾輩雪刺滿頭尚要
挈鉢提囊年年行脚若此足更有蹉跌真
要絕斷粥飯緣矣奈何奈何

答沈世兄

前荷手書尚未裁復頃魚緘又見逮矣欲

援家梅村慣遲作答愛書來之例藉以支
吾其實病與癩俱當亦知我者所能垂諒
也尊先公集本擬校訂之餘即僭以數行
墨首無如人事塵雜屢作屢輟請訂六月
以作瓜期俟呈繳後弟亦即歸西湖矣小
棠竟未見來聞其為病遷延真是盧醫不
自醫也

寄顏衡齋

五十畝秫亦足敷酒料否半生宦橐未必
即寬然有餘但得勉強支吾可以無求於
世則吉金貞石閉戶自娛良一大快所惜
味莊奄化失此良友當亦為之忽忽不樂
也詩二章係在揚州寄懷次首因并味莊
及之母乃觸先生老淚耶

寄程也園

水窓風檻涼夢勾留又逼近藕絲世界矣

聞今年海天澄淨估舶安恬打鼓收洋知
得寶歌定唱得比番番熱鬧也第七月初
當自揚解維擬於吳下小有遲迴已寄知
垣園但得於白公祠旁覓得一置榻之地
則延秋送暑便可來與足下作十日談耳

寄阮芸臺

去歲駟從過揚因舟次恣恣未獲展晤聞
抵京後即邀 聖眷花磚故步講幄 新

綸日見承 恩之優渥也竊謂蓬山仙掖

地處深嚴亦何必仗鉞宣風方稱重寄從
此作舟楫作鹽梅仰答 主知自宏相業

經濟之大無過於斯所恐 朝廷倚為長

城蒼生望其霖雨未必肯讓為息肩之地

耳即如閣下在浙數載整綱飭紀布置井

然故礪堂中丞得以率由舊章功效日著

所惜者詒經精舍實為鼓勵人材之地樸

學可由此振興而後人多以迂緩視之罕
加整頓此肄業之士所由眷懷而不已也

